東皐集 元

詩
賦
祭文
疏
劄

合江亭

書生

與朋百字類寫僕與覓書用紙
只以此冊來替代之紙未能
究其由甚可歎之 興海宅 買集

東皐先生遺稿目錄

卷之一

五言絶句

思歸
謫裡偶吟
謝人九日惠柹
謝伻問

七言絶句

秋夜對酌
追次前韻
次許太輝韻 原韻附
戲答張進士嶸二首
書公卿稱念紙末
書李三嘉守震簡末
早春即事
書銀臺契軸山水簇

寄末川許太守詩二首　秋夜即事

暮春偶吟　偶題二首

五言律詩

上三峽應制　謫裡偶吟

秋日偶吟　遷靖陵挽詞二首

挽洪政丞彥弼　挽明宗大王三首

挽金僉知魯

五言排律

挽沈政丞連源　挽申企齋光漢

七言律詩

登岳陽樓應　制
閱武亭應　制
元日雪次吳判書韻
登錦城賞月
陪宴禁苑應　制
早春偶吟
挽會稽鄭忠義
挽權同知應挺二首
挽宋監司⿰王燕
七言排律

哭子
君臣同德應　制
巡城
偶題
安不忘危應　制
禁苑應　制
挽宋同知大夫人
挽益陽君

挽金僉正義貞　藍關擁雪應制

賦

淚賦

祭文

祭李僉知弘幹文　祭壺山君宋世珩文

祭伯氏判書文　祭柳知事辰仝文

祭尹別坐倎文　祭李鳳山應慶文

卷之二

疏

辭兵曹判書疏二　辭貳成疏

辭給扶請從公論疏　答灾異求言疏
劄
玉堂劄 斷篇　辭巡邊使劄
辭刑曹判書劄　辭輔養官劄三
請改六條選士之目劄　辭領相仍授劄二
辭觀象監領事劄　辭几杖劄
仁宗入祔文昭可否劄　釋乙巳獄且請從祀劄
請伸冤討罪削勳劄三　待罪辭免劄
辭領相劄　答日本所要可否劄
遺劄

卷之三

啓辭 呈辭附

再判兵曹辭免啓三
經筵官辭免啓
左相辭免啓
又左相辭免啓二
又左相辭免啓三
領中樞辭職啓
領相辭職啓五
又領相辭免啓三
又領相辭免啓三
天使前行酒請免啓二
請釋丁巳被罪人啓二
請伸寃削勳啓三
伸寃削勳率百官啓二
因 慈殿之教待罪啓
又請伸寃削勳啓二
因災異待罪申前請啓

中請伸寃削勳啓四　秋享請勿親行啓二
領相辭免啓三　又領相辭免啓
又領相辭免啓　領相呈辭三
卷之四
獻議
伊應巨島征討議　錄事書吏沙汰議
奉祀議　水軍議二
請中朝勿爲門禁議斷篇　待對馬島議
生擒倭人處置議　賊倭分辨歸還本國議
下海唐人奏聞便否議　倭中刷還童子處置議

答日本所要可否議　中朝火災陳慰可否議

卷之五

簡札

答舍兄書七　上權左相書二

答洪右相還書

雜著

禦夷狄方略　錄遺許太史朝鮮風俗

策題

卷之六補遺

七言律詩

挹壷山君 宋世珩

五言古詩

書禹舜齡單子末

啓辭

請 慈殿勿爲拜陵啓

獻議

知事李滉特授贊成議　盧守愼歸養許否議

朴淳讓位許否議　李滉文衡許遞當否議

盧守愼終養許否議　南袞追削議

仁宗入祔文昭殿議

簡札

寄子德悅書　答德悅書
復德悅書　上吏判相爲書
與柳眉巖希春書　抵成積誠書
與仲玉書二　答仲玉書
又與仲玉書二　慰成秀才渾書
抵吳貳相謙書二　答吳貳相書三
又抵吳貳相書　又答吳貳相書三
寄曺楗仲書　寄金僉正義貞書 齡篇

行狀

伯氏正獻公行狀
碑銘 墓碣 墓表附
尹兵使神道碑銘并序 尹別坐侹碣銘并序
次子秀才碣銘并序 李鳳山應虎墓表
卷之七
年譜
卷之八
附錄
遺事

東皐先生遺稿卷之一

五言絶句

思歸 在平壤作

薄劣慚非分蕃雄愧不才官期何日滿茅屋著吾衰

謫裡偶吟

爭下墜泉石誰招去國魂幸無萱背念吟嘯度朝昏

謝人九日惠柿

赬卵驚盈筥聯珠詎許分佳辰蒙實惠病渴策奇勳

謝伻問

窮巷誰相問蕭然獨閉門柴扉聞犬吠愁裡得書欣

七言絶句

秋夜對酌

蛩吟喞喞小亭幽燈火相親盡舊遊停盃話到三更
夜月來西峯飲莫休

追次前韻 在平壤作

二年荒徼客懷幽衰鬢逢秋感舊遊報國功勞無一
寸只宜歸去卜三休

次許太輝 曄 韻

假號仙曹未脫塵凌波遊歷揔非眞直從浮碧樓中
望不語青山色自新

原韻

許掾來遊下界塵大同江上與真真相將去作吹簫伴浮碧樓中月色新

戲答張進士嶸 二首

紅粉招邀半夜粧桃邊先覺玉肌香無端風芥飄成惱減却春宵夢一場

千里故人心鄭重遠傳書札問征轄春風越女無情分閨裡甘從海賈招

書公卿稱念総末

諸公存問到荒城遠客窓前眼忽明不有情親能鄭

重他鄉邦得列卿名

書李三嘉守震簡末

吾宗落魄李春卿遠寄音書到柳京縷縷情懷開半紙悠悠消息隔南城

早春即事

節迫清明氣候差小桃微綻柳初斜細簾慵捲閑窓静聽遍行人競蹋歌

書銀臺契軸山水簇

銀臺高處絶纖塵共沐恩波荷至仁朝罷從容無箇事滄洲清趣入圖新

寄永川許太守 時二首

光風臺下水如天入網銀脣味正鮮膾縷任輸饒太守剉乾何惜寄來便

永野民應戴二天知君能復政烹鮮利民更要徐或作除浮費遇事先宜莫占便

秋夜即事

愁陰連結鬱秋懷默坐深堂對酒盃明月不隨雲盡沒長風時爲客吹開

暮春偶吟

滿庭花片落紛紛新綠枝頭已九分孤坐小軒成一

驕愁邊時序任云云

偶題二首

紫陌塵埃心已冷白鷗洲渚夢相尋半生剛被浮名
役羞對菱花鬢雪侵

九日奔忙一日閑閑時疾病又相關江山最好將身
退却恨無錢可買山

五言律詩

上三峽應　制

日暮倦行役孤舟繫晩灘猿聲驚耳苦峽月向人團
弱纜前猶却危檣上復還平生壯夫淚今夜貫流瀾

謫裡偶吟 在報恩作

世念都消盡羈懷此夜（一作亦自）澄枕邊惟藥裹床上只塵凝燈火爲宵伴風霜挾勢陵空餘柷 聖願千載等昇恒

秋日偶吟

秋風搖百卉落葉滿庭除殘菊依荒砌征鴻印碧虛草鑪空有興踈拙坐無廬蕭酒軒窓靜中心（一作齋居）更澹如

遷 靖陵挽詞二首

撥亂侔鴻業中興屬 聖能謳歌歸 孝嗣修敬盡

園陵　神宅圖宜閟罔原卜欠憑靈龜新獻吉萬
世福還膺
侍從追平昔叨陪最有年賡思承夜召宣政趨
朝筵　肅穆瞻如在風霜費屢遷　玄宮今啓鑰哀
淚更河懸

挽洪政丞彦弼

七袠黃扉相三朝宿德清文章餘事業沖澹是生平
雅俗今誰鎮先賢遂盡零乾坤留不朽江漢與同傾

挽　明宗大王三首

傳序仍殷及謳歌更啓歸旁招來俊乂　迎納聽嘲

識故作　明明后方流顯顯輝　仙遊何太遽治化半途非

半夜催宣名蒼黃　寢殿升　龍顔猶及奉　玉几竟難凭　聖嗣由先定　宗祊遂有承　三朝還未死忍見禍相仍青丘風雅半夜作夜半猶及奉作雖及覩竟作已先作前還未死作猶不死

王冊鴻名上公言恊衆云長年期道洽　聖壽損憂勤姦去　明逾著　仁深德更聞十年承弼地慚負贊襄勳

挽金僉知魯

晩契敦相遇襟期許略同先知推獻可戒止慕昌容

清德班行秷微言默會中遺風知未已丹桂一枝穠

五言排律

挽沈政丞 連源

精靈維嶽降梁棟應時材桂殿花重折雲衢步更恢
勳名高八桂相業協三台衮繡方期遠龍蛇忽報催
風流一代盡餘慶百年開槐府官添貳龍門廡屢陪
人亡知國瘁士泣痛山摧獨立秋天號哀懷不自裁

挽申企齋 光漢

家世芳聲遠芝蘭奕葉猗文傳吏部健詩擅杜陵奇
桂殿花杓折鵬程翼政披翱翔奎壁府游泳鳳凰池

謀議參廊廟功勲勒鼎彝官高常戰惧德鉅愈謙卑
未盡經綸業何催殄瘁詩遐齡踰七袠餘慶秀雙芝
梁木邦堪慟村舂豈忍悲含情空賦挽哭不爲吾私

七言律詩

登岳陽樓望君山應　制

秋風嫋嫋碧天長有客登高望楚鄉千頃蒼波涵晚
色數竿紅日蘸晴光烟生極浦蒹葭白霜落君山橘
柚黃涕泗凭欄愁更絶擬邀明月倒金觴

哭子

娟娟眉目桃邊頰十八人間最可寃善念汝應蒙福

澤惡緣吾積致痿昏論詩說賦聲堪聽敬長尊親學
日敦臨絕數言猶在耳九重泉路有精魂

閱武亭應 制

禁苑新秋帳殿開分曹列侍盡台槐凉生松籟淸陰
合樂奏鈞天衆響催豈向淸平乘逸樂爲將文武試
羣材微臣幸際昌 明會只獻南山 萬壽杯

君臣同德應 制

冊禮昭虔會百工深嚴寶座 御重瞳鈞天聲裡千
官拜 聖壽盃中萬歲隆德在君臣修罔缺樂同魚
水亭無窮堪嗟上暗爭諛佞歡笑纔呈竟敗功

元日雪次兵判書韻

雪入新正又一奇占年豐稔可相期庭堦忽散堆千斛壠麥應看秀兩岐抱病阻叅鳴玉列擁衾空切祝堯思紫宸朝罷羣工退想見銀盃逐馬時

巡城

承命巡城禁苑西躋攀闕歩當山蹊洞深新樹交加翠林靜幽禽上下啼旱竭巖泉凹處滴春殘花藥葉間栖回來坐倚松根睡半日塵襟夢欲迷

登錦城賞月

樂國風光此夜回春霄清賞更徘徊城頭漸覺栖烏

之海角還迎玉兔來萬里山河銀色界九天樓閣貝
瓊開須將郡縣千筒酒瀉盡今宵十分杯

偶題

才非從政器非完名位何堪一日安論衆難專進
退領慚年久且盤桓任教桃李名園發誰把塵機我
闌干不負 明時惟樸直自珍還有寸心丹

陪宴禁苑應 制

寶座顒昂日色明百僚陪宴屬秋晴十行 御札傳
宣切九醞仙霞醉飽榮 壽上千年鴻業永嵩呼三
祝賀聲盈日斜樂闋爭扶出歸路宮花蒲帽一作帽盡傾

安不忘危應製詩 試時 命題

禍難由來不在明危亡須戒自豐亨居安豈可忘戎備思患先應軫聖情故選熊羆呈妙藝高張鵠鵠識豪英苞桑係念能終始將見千秋保太平

早春偶吟

新候晴和麗日明小窓閑坐動詩情雪消階面萱芽早風靜園林鳥哢輕已解寒威驚節換還欣生意與春萌吟餘轉覺心神泰莫把煩機枉自縈

禁苑應制

九重端拱萬機并涼入瑤階積雨晴豈向憂勤長戒

惧要須暇豫養衷情雲開北極瞻天表 壽獻南山
引上月或作卿謾備台司徵所報但歌天保頌時清

挽會稽鄭忠義

聲利場中早謝名抽身城市遠塵纓會稽自古佳山
水京洛移居養性情漁釣生平爲課業陶甄歲月有
詩評少微一夜晴虹貫清夢空嗟八袤驚

挽宋同知大夫人

先世於今盡若違尊行門範只依歸八旬遐福天非
嗇九服懷思涕自揮聯璧百年知積慶爭坊今日替
慈闈傷心籍祖爲身累漢水違空渡莫飛

挽權同知應拯二首

同年同官齒纔差朋友遊從分最多螭首書言曾共筆銀臺候曉亦聯珂半生憂患身俱老一餉功名夢已過豈料驊騮先委地駑駘隨俗尚婆娑

清顯班躋位亞卿名都出典政還淸書來纔喜圭相面凶報那知便隔生耳裏更無聞直諫眼中誰復見儀刑白頭後死眞無賴哭向南雲不盡情

挽宗室益陽君

金玉堂中壽富人銀潢分派出天津詩家葛藟傳千古人世榮華屬一身歌管幾回長袖舞風花偏醉小

園春舟移半夜塵凝榭空使王孫怨入旻

挽宋監司 璘

憶曾與福挹清塵屈指于今卅四春事業後先公早達年齡多少我非倫常慚薄劣追芳武非分交承忝接肩握手鄒亭如昨日高標無復眼中人

七言排律

挽金僉正 義貞

少日才華動士林當時聲價重南金青錢歷選開雲路冊地論思啓素心豈料文章憎顯達翻遺唇舌喜顛沉子雲三世功名薄玄晏平生疾病深閉戶圖書

還自樂投閑杯酒且孤斟積痾難救君終逝沉痛如
焚我不禁賻贈豈堪當禮意悲傷聊欲效微忱翩翩
丹旐穿雲嶠揮淚天涯寄短吟

藍關擁雪應 制

關嶺迢迢路轉難陰窮天地雪漫漫騎驢吟興敎誰
續還客驚魂此地酸千澗氷凝藍水塞萬峯雲擁王
山攢青泥没膝征驂却落日啣山倦僕單天遠長途
愁更絶津迷何處可相干此時只欲期君格衰質那
能取自安艱險肯孤真實意窮荒要保雪霜肝恭承
政似長沙卧飢絶猶勝屬國餐冊悃精忠誠可仰碧

花金字事何觀欲將氷繭摸遺直長掛君王左右看

賦

淚賦

邈昊穹之旣開兮揭兩曜而雙明爰麗天爲兩眼兮司照察而凝精紛陽感而陰應兮化萬象之膏液惟人肖象而中立兮著日月於兩目旣所視而思從兮紛欣戚之來集激中腸之愁海兮化盈睫之隕珠原亂氣之交憤兮竟陰血之周趍鼓心火之炎炎兮注腎水於眼波譬山蒸而礎潤兮亦津上而雨沱固外感之由目兮乃潛洩於此官物緣情而消滴兮漸交

顚而沉瀾㡬化烏鵲之暮兮偏洒騷人之襟紛覩或
之不一兮各因時而淺深比掘地而得泉兮隨所遇
而呈露人情同於有覺兮孰眼軟之能固援天地而
比度兮固此情之難禁能順性而施情兮又何傷乎
溢濫苟牽情而迷愛兮雖橫墜兮何觀撫古今而興
喟兮森悲感之多端契不違於如愚兮喜而露之伐
育兮援統於百載兮遷蘭摧於三十哀蒼蒼之喪予
兮瀉㵎㵎於一慟慨百王之墜典兮志東周而勞夢
書已成於一經兮麟孰爲乎来哉傷已深於反袂兮
凄泫然之盈懷秋深七澤之野兮雲斷蒼梧之天攀

龍髯兮不可及愧顧影兮空自憐洒琅玕兮千萬點
斑至今猶娟娟屬三國之鼎鬪兮亂兵戈之蝟起痛
靈根之非命兮詠蓼莪而擢髓攀墓木而哀號兮著
濺痕於枯栢邈故國之日遠兮哀憔悴於楚澤潛江
水兮千里遥極目兮傷春攬蘭蕙而掩涕兮忽浪浪
之沾巾感義烈之相感兮或忠孝之能全苟有動於
其中兮固智愚之同然風高塞外之草兮雪滿氊裘
之鄉望中原於日下兮别漢節於河梁把衫袖兮不
忍别空垂血兮相看辭漢宫兮漸遠恨丹青兮汚顔
然[illegible]兮道道關山兮綿綿腕腷臆兮誰訴控琵琶兮

漣漣湫相思兮天一涯君江南兮妾海角情紆軫其何託兮遠佳期兮阻濶揮灑掬之清波兮送潮頭兮心自知或分離而慘慘兮或隨遇而能移雖膠柔而亂曲兮亦物情之所宜睠全齊之沃壤兮曠萬里之相屬不達懷而蹈常兮哂牛山之沾臆若有人兮寡儔廓獨立兮世之表撫長劍而悒悒兮眼長寒於廊廟不瑣瑣於楚囚兮肯屑屑於離進慨長思而太息兮展賈傅之遺篇危治世而懼明主兮空抆淚而中煎

祭文

祭李僉知弘幹文

惟靈蟬聯華冑夙稟岐嶷釋褐奮身登名桂籍歷中外備著賢勞昂昂意氣擬古英豪猥以匪材忝僚臺端持論不苟遇事無憚不鄙後進酬以肺肝俄遭唇舌同被譴責憂患半世出處睽合中年奔走或南或北書札相問山河不隔朝周賀至公實爲价相逢會晤鴨江之界把酒笑語握手相別重歡練光期被春服何意此約忽墜空虛長途萬里逾越舟車困頓成疾遂至沉痼位不滿能壽纔中賦天乎人乎欲問無路凡在贈賻期盡微忱拘牽程式事不協心邑邑

丹旐來住江潯釋奠學宮限以齋禁千秋永訣又不躬臨代薦菲薄痛迫于中靈其不昧庶諒深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壺山君宋世珩文

惟靈孝友生知忠義夙負施諸朝著爰自畎畝樂善之誠憂國之衷雖遭讒謗心無咎隆蓄積既素發見斯豐策勳鍾鼎盟被帶礪方期相業翼亮 聖世何圖一疾綿至不起雍雍之色謇謇之議幽明一隔存沒百年言念及此腸摧心煎初聞移病謂是或然遑延晨夕竟孤一問謂有勿藥豈意計聞生不握手沒

不親斂㒵心天地赧顔難掩立朝九載憂患多歧君
實過許唯我子知青眼長昏朱絃已絶哭奠一杯終
天永訣靈乎有知一酹是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伯氏判書文

嗚呼哀哉兄降戊午我生巳未年差甲乙月暮十二
食同盤盂寢同襟抱膝下提携戲嬉梨棗稱呼名氏
不知齒序形雖有異氣實無阻歲値甲子家禍滔天
閭門見屠子孑顚連兄年七歲我纔向六共隨慈氏
同謫爲僕俄離母愛形影相看養于乳媼于彼槐灘
兄稟洪裕我性剛偏游戲之間喜怒多衍怒兄遭毆罵

亦不較焉反加詩詩謂彼何知村氓驚嘆共賢且悲
旋被內徙量移于清丁零孤苦相依以生鞠于外氏
歲且三周丙寅之秋天人共休撥亂反正　聖王御
極乾坤再整幽枉俱雪年登九八同見　天日歸以
就育于外王父同學同居共荷恩煦撫頭勤誨期于
成業人喜脫禍門稱雙璧自玆以往未始相離筆硯
同置書冊共披日用之具未嘗私畜入必共坐出必
同適又侍王父隨任于尚年十五六粗知向方弱冠
還京相繼有室心不在私友愛轉篤忽喪王父繼失
所怙哀我兄弟泣血草土我纏疾病不克盡禮天倚

純孝兄卒聖制妄希聖賢學求爲己中輟舉業專務
向裡晩乃爲貧始干祿仕屢屈場屋志未施展螢雪
十年廣修課鍊或栖山寺或寓深巷攻苦食淡共敦
志尚相磨道義不務爲人中夜對坐各撫心身吾輩
獘族餘一塊肉幸而發身不願顯達卑官薄祿只求
稱職辛卯之秋我偶登科兄擢司馬名百人加逮于
甲午繼又釋褐志業怠惰孤忝負囑榮不及親祿不
及養相視悲惋洒涕含痛宿願又乖官爵妄墜每歌
小宛相戒彌增共擬知己相爲師友我性暗塞悔多
事後兄常懇懇開示我慵尚賴左右小免愆尤今而

棄我過惡誰瘵群居共息竊自相方於德於義固匪
敢望至於衆藝文墨射御非但我前人皆推于夙夜
景仰每懷靡及至於爵秩我獨前列揆分度德常存
兢惕我性愍默有懷鮮發愛慕嚮往雖篤于思我不
自露兄亦不知靈巖之役倭寇方張兄在圍中指顧
如常人倚爲重士賴無驚我忝元帥馳往錦城馳書
相諭委兵于將冀其拔出歸于官掌兄乃諭我我足
一動人心瓦解師旅誰董我輩委身　國恩偏重今
得死所去此安歸卒全孤城寔我南畿雖我同氣夙
昔所信視若泰山壁立萬仞平生所蓄忠孝大節略

施端緒百不施一嗚呼哀哉兄今棄我我又誰追愚頑何證病痛誰醫大懼罪累淪逝以隳東皐之宅先妣所營兄居卅年未增一楹官位雖高生理轉澀晩立祠堂兼搆一室貧病侵凌亦不克就繼嗣無良難期肯堂常懼失墜不堪付托圖維厥緒計竟不立毎懐耿耿齎志以沒兄於地下目應不瞑經紀後事我躬所丁明春載陽繕理廟庭神有攸歸祀有所憑誘掖提撕警飭奉承庶幾扶植不墜家聲九泉有知冀慰英靈嫠女在家誰因誰極兄胡不顧如眠如宿嗚呼哀哉邈彼西京遠在箕壥兄初出按廉病之餘機

不及止去未擧裾兄既戾止思切故鄉疾病既革東首以匕弘濟一别豈期永訣忽忽一拜手不相握寧知此去幽明路分迢迢旅櫬來殯青門音容莫接笑語誰歎念及於此心懷如焚平昔同居相對相看忘形共坐夜分日旰一食之頃未忍相背今已永隔追慕益倍天寒歲晚喪期有在往即幽宅靈輀將駕念此一别終天永謝辭不能盡情何有窮失聲痛哭靈鑑我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知事辰仝文

惟靈夙稟異質氣豪量宏貢兼文武出入輩英遇事

推誠與物無競和而有容人咸愛敬雖余無似亦辱
過知游從既久不我遐遺連榜聯名桂籍同陞我性
褊急公宇寬弘公行有違輒盡規切人所難堪公必
隨悅細行小節亦不相隱逢即開懷言笑听听自公
罹病尋問是恸匪踈情分恐勞應接秋氣澄明公候
穌醒我訪公寓討說生平豈知此會乃爲永訣知已
淪逝晨星漸没孑孑隻身形影相持有懷誰論有病
誰醫頎頎之形誾誾之色今其已矣誰接誰即一酹
數辭實痛吾私靈其不昧其監于茲尚饗

祭尹別坐 侹 文

惟靈世德之令華冑之英親吾中表年是弟兄爰自
童丱即相問學山寺江閣聯裾共榻游從最早情意
彌篤志同心契非獨親戚自失吾兄形影踽踽覩爾
同氣倚君爲怙我歡我慼君來君語心懷作惡見君
輒紓微言幽緒靡君誰叙一日不見即擬三秋折簡
仟邀晤語忘休春花秋月幾同攀賞把酒相歡心期
不爽慈闈失調侍藥牀帷遂致年阻數旬之逾壽毋
康強勿藥宜喜謂爲偶爾設慶省覩奄忽晨夕遂失
仰恃君罹毒慟苦由委髮我懷罔極相持哭擗君乃
哀迫水漿不入我誡君言毀不可極況君始哀禮何

可執用死傷生聖有明警君遂不忍不我能聽如何一疾遽至滅性仁者之過死猶可歎凡玆在堂君胡不覺宗祀在廟君何所托累累稚孤委誰收恤嗚呼哀哉我老無依親黨盡零尚賴君在送我殘齡豈意老者存而壯者亡望終孤而恃終塵言念至此膓欲裂而老淚不竟其沽禍孟冬閏初第三是君埋玉之日奠此一杯放終天永訣之哭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鳳山應慶文

嗚呼哀哉惟我與君高祖同出孤爲三從推原則一况尊先府爲我門叔生長同閈游從晨風屬尊情密

義兼朋親既見捐背與君爲倫君雖少行聯棣萼
從我弟兄切磋相琢和吉行可與相爲隊聯衾共抱
日篤親愛花月佳辰幾接盃觴自擬茲歡長保無央
百年世故計不如心變我伯氏鴒原痛深行可繼逝
存者晨星孑遺惟君對我伶仃今君又逝我焉依托
形孤影隻白首獨立我懷之悲泣涕漣漣君生我後
去朝我先嗚呼哀哉年仰六旬壽非夭閼職至専城
位非不達造物於君獨靳嗣續覩天茫茫理莫能燭
君於臨絕精不失常遺命立後辭語洋洋成君後事
實惟我責同氣相綴祀事無斁庶於泉下魂應不孤

持此相慰靈想無屢歲月不居遷柩有日酹此一酌

終天永訣嗚呼哀哉尚饗

東皐先生遺稿卷之一

東皐先生遺稿卷之二

疏

辭兵曹判書疏 戊申年

伏以本月某日自 上特命小臣陞拜兵曹判書之任臣聞 命驚惶不知 聖朝何緣而授臣以不當授之重任以辱 大廷之明揚歟臣揣分撫躬無地自容小臣少無才識晩登科第竊祿庸庸纔經十三年且黽僥倖濫蒙 中宗大王寵擢之恩驟陞從二品之列識劣位高不能堪任日夜憂懼矣旋蒙 天恩猥授方面之 命尙不能稱職舉任事多失宜方

僨罪譴令又不料特蒙超擢之　恳陞此正二品之
職惶恐戰慄罔知攸措况六卿乃預聞　國政之任
而本曹又係西銓重柄戎政大事所任尤爲關重於
國家臣伏見今日　朝廷之上先進之中才德俱優
之人不爲不多矣而小臣以迷劣後進庸暗無狀特
蒙　誤恩至於此極晝思夜度以臣才智方之在
廷之臣未有居臣之下者小臣無一寸功能豈敢冒
先他人濫膺　寵命冒受匪據以傷　聖上知人之
明以誤　國家戎務之重乎伏惟　聖明聽臣自知
盈　命改正廣選可當之人以重本兵之任臣不任

兢惶悶蹙隕越之至披瀝肝膈謹昧死上言

辭兵判再疏

伏以小臣猥將自知實狀仰塵 黈纊之下冀收分外之 恩而誠素淺薄不能露意所辭不免於文具之歸反承不敢當之 教臣之罪戾到此益重更切惶汗慚靦之至小臣非但庸暗迷劣才分本來駑下實不合於此任自壬寅年得頭腦偏痛之病其後眩暈證又重精神昏瞶遇事健忘又自今年六月前證復劇右邊手足亦常不仁大病之餘又喪年壯男息傷慟過度精神耗劣比前益甚前忘後失昏憒已極

今此機務煩多之地勢不能詳察致誤軍機必然無
疑矣其可爲一身榮 寵冒昧竊據於莫重之地以
忽 國家大事乎此臣之所以誠祈力請必欲免而
少非崇飾其辭者也伏惟 諒此由中之悃切非在
外之言也且小臣出身之初未經郎廳其於本曹事
務專不解識尤不能堪任此職也的矣且小臣釋褐
今纔十八年而驟陞宰相之列用先耆德之人至於
本曹叅判叅議叅知等諸臣或十年或七八年先進
之人一朝驟遷位在其上其於物情豈不尤爲驚恠
公私所關種種不細此豈循例辭免者比哉才之不

墻德之不合勢之不可乃有如是者矣今此三難俱萃一身安可強顏以貽 明時之辱甘受識者之譏乎伏願 聖明察臣至懇速 命還收以重名器以褫倖位臣不勝懇乞誠祈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上言

辭贊成疏 辭疏凡三而逸其二

伏以月日以小臣特陞爲議政府贊成臣聞 命震慄措躬無地何其誤 恩下施每有駭於人之聽聞者至于此極歟 恩踰涯分終必爲殃其無益於國有害於身者必矣臣心驚怖久不自安之無辭可達

只切惶恐懇慶之懷小臣性本昏愚且無學術曉登
科第習貿隨行曰寅幸會驟至從二品之列遭遇
聖明濫蒙超擢驟陞正二品之階歷試內外俱闕報
效只多愆誤常懷憂懼罔知攸處今又千萬意料之
外特荷　聖恩擢授崇班小臣無才德無勳勞又無
物望平生自處本自卑下未嘗有公輔之望出身于
祿修舉小小職事以爲謀生之計而止少無他覬於
其間矣不知何緣而反躋清顯之班驟至宰相之列
六卿之任猶且不堪夙夜愧懼每隙懇辭況此貳公
之地非人人所能冒處平生夢寐未嘗所及而今乃

濫陞至于此極其何能作勵分外之計可堪弘化之任乎且小臣頃爲全羅道都巡察使時凡軍機等事茫然不察以致賊倭橫肆不能出奇制敵快雪 國恥反使諸將多失節制陷於罪戮追論其失則小臣當先受罪而今者不意反蒙 聖恩至授崇品反覆熟計小臣一生踐歷及到處施措無一可觀之事無一可紀之功小臣雖自欲貪冒榮 寵循默就職其於人之竊笑暗譏無所逃逭矣況小臣在諸卿之間最爲後進而先進之中耆年宿德之人亦多有之小臣有何功德忝據諸卿之上乎聞 命以來寢食俱

悤晝夜憂思恭俟物議已經累日而不敢受 命者
只自知分限如是耳堂堂公論朝夕必有而臣之自
知亦不敢自隱敢此誠祈伏乞 聖慈速還誤恩
俾 聖朝無濫施之失臣無歷受之譏不勝幸甚臣
無任惶恐戰灼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上言

辭給扶請從公論疏

伏以臣猥以庸暗愚劣之資謬蒙分外之恩特陞
上台之位聞 命驚恐不勝隕越之至加以疾病沉
痼蹇澁癈行不任職務敢將危懼之懷仰瀆 冕旒
之下未蒙 允俞之音反承不世借遇之 教聞

命震慄不覺汗沾于背繼以涕泣也夫久侍之際給
扶上殿此豈人臣所堪當之事又豈　聖上待下謹
禮之道乎稽諸史牒此等殊禮乃古昔帝王以待勳
德重臣或名賢碩輔之㫖也不然則末世辱主致隆
強臣媚悅權姦之謬典也臣是何人敢膺此禮乎以
德以賢則撫躬自顧持身行已蔑蔑無可稱者第於
曩日待罪台府至於六七年之久而其於輔養　聖
德燮調治化了無絲毫補報之效庸庸叨寵瑣瑣充
位卒乃招專擅之謗負辱　國之慚碌碌遆免猶保
爵祿以是而言之則乃小人之尤者當蒙黜削之罰

以勵具臣之節豈宜一毋汙台鼎濫據上公之尊乎況
乃擧不世之曠典蒙殊禮之榮　寵哉世異今古事
隨時宜今乃行曠古不講之數施之於不當施之人
則不有天灾必名人殃伏願　聖明深鑑古今之誼
待臣下以典禮勿爲駭俗之擧以鎭譏訛之習　國
家幸甚抑臣致病之由方血氣稍壯之時不畏疾疢
之來侵寢處起居之不時風寒霜露之不虞不知元
氣潜傷暗損於日復日日之中此臣元氣受病之始
也中年以來不計年齡之逾邁准擬昔日之軀殼辛
甘燥濕之不節攝養保護之無法臣之元氣於是乎

尋傷從傷得損積損致敗及今委朽之餘元氣蕩盡疾病乘虛無復投藥收效之地直待死日而已臣仍是而究思觸類而長之公論之於國家猶元氣之於一身也元氣壯盛則雖有疾疢痛痒之作不能爲祟藥餌所投旋即平復元氣旣敗則冥冥之中日消月損而必被越人之走終無施救之所故公論之於國家所係之重如此其大矣人君崇植公論保養元氣此乃醫國之大方不可一日而少忽也窃惟國家之元氣其平昔能養與致傷之由今固未可歷陳姑以耳目所及而言之頃日權倖作孽公論競發終不能

回天士心沮喪元氣凋傷一驗於此繼以妖僧構亂
蠹國賊禍公論又發而又見摧沮堂堂正氣餒而不
充國家之元氣再傷於其日臣於此時病閑一室扼
腕而竊歎以爲公論抑遏士氣沮喪 祖宗數百年
來培養之元氣斲喪殆盡從此豈復有得行之日乎
幸而 聖明在上士心有所憑恃元氣一脉未盡泯
沒今忽奮發於深根固蔕之地正氣凜凜忠憤激烈
此實 社稷之福而有以見 殿下平日培植之有
素雖屢經挫折猶未銷亡是猶天地間生意一遇時
雨闖然萌發不可得而遏絶也唯在 聖明更加扶

植之功崇奬而長養之以爲祈天永命之本耳近年
以來　君命犯而主威奪紀綱壞而廉恥喪此何等
氣象耶所謂紀綱之壞者非威刑不舉黜陟不嚴之
所致也專由於　朝廷不清賄賂公行而賣官鬻獄
之風盛行於朝　德化不形人心不服無所忌憚之
故也長此不已將何所不至乎有志之士流涕痛恨
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所以致此者豈無所自而
然也公論之發不容自已也所謂公論者非有所慕
望非有所誘掖而爲之也一夫竊議衆論僉同切人
心自然之理不容私意於其間者也然則前日風邪

寒濕之傷而一脉正氣猶幸未滅發見於屢妄經摧敗
之餘者 殿下其可不益加扶植使不至傷敗而坐
待不可救之地乎所謂扶植元氣者亦無他法焉唯
在乎 容受而改悟察納而施行之而已今者耳目
論思之官暨史臣郎僚之輩交章論列已淹半朔之
餘而 天聽邈然反復譬曉 辭語回互此固 殿
下上恩 先后之愛 俯念勳勞之故而然也然勳
戚乃一時之私 恩公論實萬世之大義也 殿下
低回隱忍於一時之私 恩違拒衆論於萬口之公
共終使元氣不振 國脉衰微其輕重深淺豈不較

然而易見乎臣固知　殿下渭陽之恩　仁愛之恩
有所不忍於竄謫也然一偏私之項國家元氣從之
而閉塞則人心何時而可靖　國脉何由而可續耶
今乃欲使平平辭避雍容引退是豈所以厭塞群疑
崇奬公論扶植元氣永樹　國脉之道乎引日留時
愈名人言徒使宿惡日播隱慝益著豈若早加　明
斷顯示好惡以靖人言以保其生耶伏願　殿下廢
之斥之務從公論　勉扶正道毋令元氣銷鑠於一
朝也臣因一身之病念壽國之道而反覆於元氣之
說焉伏見人心洶洶舉國騷動誠有恐於中不憚縷

纔煩瀆之罪而仰塵 天聽伏乞 採納而施行之以安一國以鎭危疑不勝幸甚方今 國勢岌嶪病痛不一非得俞扁妙術未易鍼砭决非庸醫所可下手之時臣才非經世之具德非鎭俗之雅加以耄衰眼盲耳聾神精迷暗不能察事顚倒昏忘其何以辦策朽鈍上輔 聖明乎伏望速 賜罷革更卜宿德之臣以佐清明之化臣將此衰癃之身自憂衰餘之不暇而又獻聾瞽之說冀悟 天心僭越而不自量之罪無所逃遁也然言行而身退臣之榮也言不用而身榮非臣之願也伏惟 哀矜之餘靜謐之中

虛心觀理克己猛省留 神進退焉臣不勝區區憂
國之念激切屛營昧死上言

答吏異求言疏 時稱丙寅疏

伏以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吉凶有以相感蓋其
天之與人形體雖殊陰陽之理五行之氣經緯錯綜
爲天爲人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
天有是理人受以爲性天有是氣人稟以爲形是故
天之理不異於人人之道皆原於天人局形氣之私
不知所以然之理妄分彼我見謂蒼蒼者不與於人
蠢蠢者無干於天於是放僻奢侈夫成災恠一氣之

天不得不隨之而變動焉人固天之一氣而爲人君
者又首出庶物爲萬姓主其理與氣尤與天地相關
流通感應之妙遍體於動靜之頃詩曰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游衍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
心古昔聖王知天之無乎不在戒謹恐懼兢業持守
故其心常正不善之端非僻之干無自而萌焉德與
天一心如太虛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物來必照善惡
邪正不能遁形末世學乖不知畏敬之道日就弛放
之地假有有志之君心不克守志不能御珍禽奇獸
妖花異草而目爲之動談言美辭而耳爲之傾厚味

珍膏而口爲之豖穠薰香艶而鼻爲之引内蠱聲色外誘紛華可喜之玩不厭之言雜然前陳志随以趍而心始失正雖欲精一以守之本心旣失故邪者或以爲正姦者反以爲惡忠不見輸而邪常勝正彼蒼蒼不變之天鑑臨在上俯見人不若德安得不至於驚動而垂象乎此後世祥風和氣之罕見而災孽變怪之荐至也自頃以來變異疊見冬月已深而雷震電光星文屢變而天鼓晴鳴非常之災切迫之祥並發於數旬之内臣不敢知人爲感召而然歟事應將萌而然歟頃日冬雷之變玉堂上劄臣伏見其批

答有曰上下交修人心和平處事得中而已又曰人心和則天地之氣必和臣有以見　聖學之造詣已極乎高明其於天人之理　洞見其大意以知此之學持不已之　心何難乎回天何憂乎弭變以之致中則無偏倚之失以之致和則萬物得宜大哉和平得中之　教此係合大和維持太平之顯謨乎第念和之一字有事同而理異有跡同而實差誠恐在下之人耽玩中和之　教而不體中和之實以苟同偷合順從而爲和以循默模稜無非而爲中遂成頹靡偷惰之習人心終至於失中　國勢終至於不振其

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嘗曰中和之義推演其説曰苟非上聖中和合德之人安能自致其中自發於和乎其必矯揉培養百倍其功一念之差必矜惕而勉改一念之惡必力去而勇克自治旣嚴猶以爲不足必尋師而就正焉取友而求助焉觀善聞過以成其德然後極其和而天地之位育可冀焉以五行言之則金木水火土之用各適其宜而偏其功則或至於殺人害物合施而相助則四時行焉歲功成焉以五味言之則鹹酸苦辛甘之物各異其味而各用一味則必獰惡辛辣不堪於口而甘者必受其辛苦

者必致其酸鹹相調劑以成大羹之和有以相克而相成有以相同而相害天下之物莫不皆然至於爲國亦豈有異於此哉朝廷之上非一人之聚智愚賢不肖輳集幷臻其間不能不以類相別其有朋姦立黨誣上行私駭亂是非諛順阿比之姦必排擊而痛絶之務去而力治之滌腸洗胃擢廓清明然後中道可立而和平可致也當其發姦剔蠹排根落枝開君之惑而啓君之聰爭難論辨之時以常情見之殆乏和平之意有似過越而不中然共兜間於八元不肖混於四賢熒惑主聽娼賢害能不致流放竄距之所

則堯廷宋朝終不見雍熙和平之日矣至於君德推
類亦然若非生知之聖則雖有天質之美萬機之繁
一日之頃豈能盡合於中盡發於和乎其所謂中和
者又豈任其生質聽其自爲一蹴而可到乎必有左
右輔弼股肱耳目前後獻替匡其不及而補其闕遺
工夫盡到然後德化光明太和坱圠當其匡輔獻替
之際誤者正之失者救之非者切之枉者矯之磨礱
聱牙逆於心而拂於慮酸醎不入圓方不合者多矣
彼質美之君學力之積知五行五味之相濟悟美疹
惡石之相攻略其太甚而改其對病容其美惡而受

其辛辣並合爲善以輔己德德日益修過日益改群
工咸仰萬姓歸戴和氣洋溢乎四表美譽永流於萬
世矣又以一身爲譬則血氣壅遏癰疽內結必加藥
石鍼砭行滯導壅然後血脉流通和氣宣暢形身乃
安矣方其施砭攻藥之時剝膚苦口之痛實不可耐
然一痛之不忍而爲終身之禍豈不大有逕廷乎又
有血氣強壯之人不畏疾病之侵不解保養之方諱
疾却醫積累既多一敗不支此何異後世人主自恃
昇平惡聞讜言膏肓潛鑠於冥冥之中終至於亂亡
而不悟也哉古昔聖王孜孜於聞過不憚其切直危

隍之言亂亡之談日聞於耳者蓋欲保其存而有其
治以之建中致和之計也所謂中者乃至善之所在
忠至於盡孝至於又罪適其犯刑當其罪之謂也非
乍沉乍浮半上落下度其兩端而折摺其中央務為
苟且之謂也所謂和者乃處置中節之謂也責難陳
善則盡其恭敬危急存亡則盡其忠順施當其可而
享盡其宜之謂也豈好言侫辭和顏悅色苟安目前
取人憐羨之謂哉今世之人言苟慷慨行苟高亢則
必謂之不中不和夫人質非生知學非高明若不自
慷慨高亢中培壅着力約之使中而先自雍容削其

廉隅迎合時好以求世之所謂中和者則莫不至於委靡墊沒終不爲小人之歸者鮮矣孔門之徒三千之弟七十之賢無非天下之英材而終欲得其狂狷者蓋欲裁而就中使歸於至善之地耳未有一超直詣能至中和之域者也豈與伯始之中庸老氏之和光同日語哉臣伏聞近日　上教有人心和則天心和庶無旱蝗風水之歎臣以老耄駑劣之人謬當燮調之地不能和衷而協恭致使臣工無以稱　盛意辜　明旨以貽　聖上側席之憂罪當萬死未聞奉身而退猶且開喙而言仰塵　黈纊[illegible]

俱犬馬之誠終不能自已敢縷縷陳瀆焉人主之威非特萬鈞人臣孰不自愛其身而敢進觸忤之言以犯逆鱗之禍哉其不避強梗之嫌而盡其所懷者此必心存憂 國思欲納忠於 冕旒者也其觀望畏避懷祿保身置安危治亂於度外如越人視秦之肥瘠者誰肯爲危言讜論以逆 盛意以取罪戾乎以此觀之遜順之言乃人臣自安之利非 國家之福也故古人有曰欲得伏節死義之臣當於面折廷爭中求之蓋平居尚畏雷霆之威猶不能盡其所懷況可望其臨難毋苟免之節乎方今 朝廷宜聲未有

所聞犯　顏未見其人然於　辭令之間頗形違拂之　敎人懷疑惧士多危沮爭思苟免之計無復剛毅之風以臣愚昧老耄之見殆非太平氣象中和擧措臣竊悶焉假有犯　顏之言亦恃　聖明有以俯諒而發耳自古昏亂之世豈有危言之士哉此可爲喜而不可爲憚者也古人又曰危言在國爲元氣蓋和平之世易至於解弛必有危言矯非警惰然後元氣益盛而和平可保如人方病大瘇投藥而調之益鍼以炎之然後榮衛疏通而元氣和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石之麁厲攻玉之溫潤磨礱[illegible]

者必多矣然非石之龐厲無以成玉之溫潤然則切磋之言雖似剄戾實爲治世之藥石和平之發揮災變之作恐未由此也伏願 聖鑑於人臣進言之際雖有違忤觸犯之言必且寬緯其 聖念解釋而徐思曰彼之狂妄其辭直前不忌者豈不畏 我雷霆愛其性命猶且犯冒是必愛君而發耳憂國而言耳豈有他哉此程子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一時違忤之念自爾渙然氷釋所謂得中而和順者端在於此矣 聖心和豫則人心觀感而和解彼一理之天豈不從而平且和哉雖或一二公卿大夫果

有剛愎之人只以自速其辜耳安能爲梗於 清明之治乎惟當 蓋自敬德務建皇極錫福於民而已伏願 一乎心以察之 和氣以聽之天地而涵容江海而納污萬善輻湊 聖德益廣將見心和氣和人和而天地之和應矣朝廷和平而太平之治皆從此出所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者也此在帝王之務尤爲切近之道深有望於 聖躬也心中氣順然後可以察幽遠之理而爲應天之實矣臣伏見求言之 旨直是懼深切責躬懇惻臣在台脩之地不能匡贊 聖化以和天心

以勤 上憂此亟主憂臣辱之秋甘從斥逐以膺戮
黜之譴而伏讀十四條進切之 教無非切中病源
臣感激竊歎不覺涕之橫集也十四之目皆當今所
不能無之病然 君心一正則其餘病痛次第可治
譬猶麗日中天羣陰自消斯不足爲吾 聖上之累
也竊謂皇天之示譴不必專在於遠外而 聖上之
所軫念尤當在於 宗社殿下臨御殆過二紀于玆
而 儲君中殂春宮久虛擧國臣民罔望休祥而反
遭罔極之變遷延瓜瓞之慶迄至於四五歲之久不
知 聖念亦曾及此否耶 宗社之重宜有預慮臣

民之望宜有所係而　殿下亦宜早結恩愛使有嚮
往歸慕之地然後衆望有係而維持益固　國有泰
山之安民無貳聽之惑以　殿下明聖何憚而久靳
於此舉耶或者以爲　主上春秋甚富方來之祥振
振不已而　儲闈夐曠何至遽爲疑懼而生此太早
之計耶是則然矣雖凡細微之事猶且不豫不立故
事前定則不困道前定則不窮中人有十金之產而
無分付之人猶且瞿瞿然爲托後之計何況帝王實
器其可不備預而輕忽之哉古之帝王春秋未至於
三十而猶有繼嗣之念豈以方盛之年終無螽斯之

慶而爲此汲汲之計耶誠以　宗社之重不可須臾無倚天下之望不可須臾無係故自三代以後家法之正無如宋朝仁高二帝公天下之心真可爲後世法當時言者請遴選宗英異其禮秩俾内外知聖心之有所屬焉而彼二帝者不以爲忤卒定之大計豈不爲明且聖乎伏願　聖明遠效二帝之心深察備預之幾以係一國之望豈不幸哉然此事在下不可擬議於其間其必簡在　聖心選取親賢入諸宮中不須遷加名號只宜晛侍近密朝夕左右服習禮法情意常通而親附漸篤如此則一國之人皆知　殿下

之心應有所屬人心恃而無疑 國勢賴而壯固何患乎孤單之足慮乎以 殿下之聖春秋方富天神默佑則百之慶決不終慳他日 聖嗣篤生大業有歸則所謂選入之人自當退就私服恪守臣職豈不婉曲於事而穩合於理乎如以寄侍之 恩稍加職秩待以優數如宋朝婁寅亮之議亦何所妨往在癸卯甲辰之間 中廟倦勤東宮無嗣人情危懼議論洶洶以 殿下 中廟嫡統 仁廟介弟傳序無疑而不逞之徒猶且造誣臣於此時曾有奉 殿下封太弟以安人心之議一二大臣亦以臣言爲是而當

其時臣位卑秩微眷眷之忠無路上達計不時定之因
循遲回之際世代變遷禍亂相仍而分辨淑慝除治
不靖國脉之傷亦已多矣向若早如臣議豈有後日
之難乎行狀曰當時若依公言則其有乙巳己酉之禍耶厥後人莫不服公之先見且惜其時之不見採也公之見事類如此云云指此等事謂歟今 殿下無嫡統介弟之
恃人心之危懼又有甚於曩日尤宜早斷 聖意以
爲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計不然異日之慮何可勝
言臣不暇他引當乙丑秋冬 上候方在違豫行道
之人愚夫愚婦皆以統緒爲憂 有泣下者朝廷側
足而立生出不得已之計至禀 內旨至今追思當

日難處之事不覺毛髮之竦背汗之浹故更申前議
敢此區區及今平時預慮 聖慮則 聖嗣誕降之
間人心有係羣情帖然以定一二年之安豈非策乎
殿下德澤浹人骨髓愛戴已深凡以 統緒爲憂者
皆爲 殿下計耳非有他意也時靡有定亦豈有希
福於後日者哉唯荷 聖斷如前所陳早 賜採擇
而施之耳方今太平之時白璧瑕玷之可指 德音
十四之懇眷非無可言之事可救之策而臣獨擧此
一事上瀆不已者悠悠萬事惟此爲大故耳臣年今
七十位爲上公身無後孫眼盲耳聾白首餘生更無

可覲之望誠見變異不常怵惕斯廹又感求言之
教冀聞不諱之言敢攄危悰仰塞 聖需伏惟 念
上天鑑臨之有赫體 宗社無疆之休托 虛懷觀
理以求至公之歸更 鑑唐宣疑忌鞫子之陋毋以
狂瞽之言 視爲犯越而少霽 省念以答天譴以
慰 廟社不勝幸甚臣年老心荒文不能以成語諱
不能以露誠何足以開悟 聖聽慰解 宸心乎區
區之誠只在於彌縫 聖德永固 宗祊而已臣無
任激切屏營隕越之至謹昧死上言
劄

玉堂劄 斷篇

竊以明者目微而識著智者見影而察形識著故曰微而預防之察形故見影而能絕之微而不識以至於著影而不察以至於形以覺痛之日爲得病之始則雖有俞跗扁鵲未必不縮手却走而無可爲者矣臣等竊見邇者天地失常災異並見陽失其節陰氣縱弛當玆季秋之月收聲之後爗爗震電不寧不令雨雹山崩諸路間發臣等俱以無狀濫忝侍從遭此變異夙夜憂懼深求闕失茫無津涯今日之事譬如大病之後鍼砭破決之餘元氣未復榮血枯澁而滕

理不固脉絡疏底百邪窺隙日復寖寖苟或暗於微
而昧於形導引乖方妄投非劑而苟安目前慮不經
遠則非但有以感召他疾反致前日之證有不可言
者會及於此豈不起有識之寒心貽長慮而却顧者
乎今者 朝政闕失雖難疏舉而臣等請擬其已著
已形者以槩其餘近來人心不淑士習頹靡爭以循
默相尚干譽相高愚而欲出於己怨而歸謗於人
朝廷論議是非攸在宰相設寬縱之議而責諫侍爲
持正之論用人得失治亂所判銓曹渾邪正之選而
委法司盡彈劾之職不特此也諫侍風憲 國論所

從出紀綱所維持上以格君下以激俗所當風節相勵慷慨相許而徂於狃安悠悠成習言論之際三緘相視戒莫先發無敢任得失之責而常懷避衆口之謗士習之非一至此極　殿下誰與圖治耶且如李芑強宗㢢孽閒側朝列所當歛跡屛居反躬畏縮之不暇而顧乃伸眉搖舌凌折執法是其前日強大跳梁之習猶然尚在乃復發之於此也當時執法者固應按其積宿之罪思其強大之禍廢之可也黜之可也而昧於長遠之計緩辭浪說論　啓數四而止久貽識者之笑矣頃者銓曹又以公論所素不容之人

擬諸六曹之亞卿好惡顛倒不料至此臣等反覆思
之不覺寒心夫以芑之一家前日稔惡之罪皆出於
強大之極而今乃尊崇奬孽如恐不及雖或芑之心
足以自守　朝之政不當若是而曰緣馴致醞釀於
冥冥之中復使其宗攀援而起以逞宿憤則異日爲
禍安保其必無耶又如朴雲功勳餘孽恃其饒財耀
金肢玉輸貨權奸陰爲耳目承顔順色助其陰兇隱
慝作爲腹心當權奸之得罪只竄遐裔此亦非厭塞
群心而今曰胡亂之詐遽蒙量移之　懇如雲者糞
土微虫其一身宥辟固無輕重臣等所惧只緣當初

得罪所係甚大而纔逾一周敢自呈訴 殿下又曲垂矜恤得從自便一以罪寘一以詐釋一國臣民未知好惡之所從臣等竊恐 殿下惡惡之心有變於前日而臣民向者之疑從此滋甚則飜覆之禍終無可止之期伏疾未生而前證後萌其形已露於今日其禍可懼於後時而擧朝含糊有同寒蟬臣等仰觀天象俯察人事變異之應若合符契上天譴告朌示威怒盖其禍患之兆已形於此而小大貿貿未有覺悟人雖以欲而遂變豈無故而至哉伏願 殿下省念於身思患於朝云云 此下斷○按公此劄乃公爲副學時所論也以其時考之

在　中廟年間則芑之爲惡未著而公之所見則已知其匪人矣故劄意專論芑之姦兇足以病國謂當見影察形因微識著而豈言預防預絶之意其所論辨丁寧反覆者若斯之切而當時上下不以爲然全昧於勿貳之義終使芑得志肆兇釀成乙巳之禍戕殺善類貽患國家罔有紀極以此觀之則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豈無其意耶終爲魯邦之福者豈云小哉公則可謂有知人之鑑先見之明且嚴於待小人而不動於禍福者如是也夫以此芑常嗛公欲其陰中者久矣及其得志也或出公爲外任或竄公於遠邑至欲加罪者皆以此故而然終不得大售其計者豈非公之無瑕釁可指者乎伯公之爲大諫亦論芑姦邪故公之秉正卽公之被酷禍於乙巳者無非挾怨移怒之致也然公則亦不以禍福有動於所守懲羹於前日及其險終亦有見於朋黨之禍將萌於朝著之間而有主張者存深憂於此故論之於遺劄而謂之終必爲國家難救之患矣其爲先見之明每有如

此蓋與此劄始終一致公之知人慮世者其在少日已有知此到老將終亦有如彼故公之配享　宣祖大王廟庭教書中格人元龜先知吉凶云者可謂人心公論之亦有服於公者矣然則芑之黨猶不敢非之於芑惡末著之前朋黨之劄見忤於當時主論之人反有所公已甚之言以此言之則黨禍之可畏也有甚於芑之當時也歟

辭巡邊使劄 壬子年○退溪先生以知製教製　進教書見本集一

伏以臣伏聞今者以小臣爲北道巡邊之任小臣自七八年前病忘遑仍精神耗喪尋常計度類皆顛錯又自庚戌七月得瘧疾日日苦痛至於十七朔之久形貌骨立僅得支持今年三月前證復作至於發熱幾死而生大病之餘氣力俱竭喘息知纔行步艱澁

不意今日遭此萬不近似之重任臣之驅馳服勞之事則死且不敢辭矣第念今之北方形便野人新梗聖化城池多所更張形勢緊歇設鎮便否懷綏遠人鎮撫歸化此皆今日 國家大事安邊重責而以臣昏瞶病敗之人當之何由而察識何由而堪勝事機若失則終誤 國事如此實狀安可不念而苟應不擇若此之甚使誤莫重機事耶非獨此也竊聞大臣所 啓之辭至以小臣爲可堪邊事云尤不勝戰戰惶恐之至小臣素無智能愚鈍荒昧又乏弓馬之才加以疾病衰老無一可觀自聞 啓辭以來夜不能

寐精神益昧反覆自料萬無可當之理而謬蒙虛名
至於此極其才器能否豈復逾於自知之外乎人情
凡遂重任必皆辭免古今通例小臣則自揆才分言
實由中切非矯飾遜讓之比請遞　命遞臣任改授
可堪之人不勝幸甚冒陳至此亦甚惶恐而嫵此不
達淹然受任若將堪當者然則自　上亦必過信人
言以爲可任而不幸一朝若有緩急則臣之僨事之
罪固無足恤終乃上負　國家下誤生靈其禍之憯
雖悔無益故不敢含默仰干　天威伏願　聖明聽
臣自知審　念國事改臣此任俾無誤事之患不勝

幸甚取進止

辭刑曹判書劄 乙卯年

伏以小臣性本庸劣少無才識誦習章句晩登科第奔走執事之列陳力謀祿乃是宿昔志願而被人不察謬謂門閥後裔處或少有見聞遂躋清班出入侍從吹竽已久靦顔常多且夤循例陞爲堂上馴致從二品之位自顧才分計功紀績無絲毫可稱之迹在梁之譏晝夜不忘厥後謬蒙 聖恩擢授登亞二品之職兢惶縮蹙逃逭無地悠悠苟度積有歲年冒進就列似若能堪者再典兵政一掌吏選二職皆 朝

廷重任世所榮幸之地而猥以迷劣之身累忝非分
反覆百思不知何故而致然也非獨爲人所指笑小
臣一心亦常竊怍焉前者一嘗忝居本職誤錯甚多
至今爲人口實屈指踐歷之處了無一長可紀徒爲
汚辱名器而已況今身嬰疾病頭重耳聾有時發熱
則精神昏瞀眼目昧昧聽言察色皆不能爲至於是
非之間茫然不能辨別不辨是非而其能盡於刑曹
長官之任耶如此情實人誰得知　聖明亦豈能盡
燭乎臣實自知甚詳故冒陳懇辭不敢自止者也況
此本職今世雖視輕於兩銓其實則不然而乃冐官

大司寇佐三刑邦國詰四方之職也又以今日言之則聽理之際一失其宜則用法爲之輕重人命從而死生爲任所關既大且重故虞朝任官特以聖臣臯陶居之無乃所任最有重於九官之命耶決非如臣庸劣無識之人所能堪而弄誤者也臣之失職以速官謗固不足計也其於刑政顚倒民無所措何民無所措用法顚倒則一國治亂其不係於此耶小臣非敢厭憚職務飾辭僞讓亦非敢矯情退托引分自高也臣實自諒其才識之不堪此任而言出於至誠矣今日 朝廷之上多士斯皇諸宰之中通曉事情諳

練世務者不爲無人乞冀　聖鑑特令改差臣職公私幸甚取進止

辭輔養官劄

伏以臣伏聞今者以小臣充輔養　元子之任小臣在列卿之中最爲頑劣文無學問之功於前言往行嘗無見聞曰負超擢驟陞崇班強顔冒恥黽勉從仕實不自知所以致此之由以德不稱位名人竊笑爲常戰懼于中矣今又授此非輕之任於千萬夢寐之外驚惶迷惘無所容措逃避不能受　命奚敢窃念元子今在稚年雖無朝夕進講勸戒之事然薰陶德

性漸涵浸漬日造罔覺則必賴左右前後輔導之正、如孔門之諄諄善誘程子之一團和氣者然後　幼少之氣庶幾安於親近終無扞格之患而小臣禀氣不粹素多麤俗之性頗乏温潤之色平日燕居之際尚少申申底氣象故雖一家兒童朝夕相見之輩皆自嚴憚畏避未嘗款狎其何能仰承　王質於岐嶷之時乎况學問無方見理不精加以性度疎愚又無德器決不可冒侍　元良和柔薰蒸誘掖成就請遽命遞小臣不似之任取進止

再劄

伏以臣識意淺薄肝膈一言猶未回　天再瀝誠血
誠所不能自已者也夫輔養　國本實乃　社稷生
靈之所關係必有德器學問之實然後可以堪當而
小臣則少無師承之學長乏涵養之功自顧一身只
箇一無德薄行之人濫側朝列馴至崇班自　上不
諒如是必以秩高例授而若此莫重非輕之任奚及
於匪人以誤調護之責耶人之賢愚不在於官爵之
高下尚矣陋巷曲肱德業愈光有馬千駟民無稱焉
豈可以官高不計其人賢否而授此至重之任乎況
在行輩之中如洪暹趙士秀任虎臣等諸臣皆學問

謨洽德行粹美一時人望無過於此其才學行超詣之臣亦非不多臣何敢排擯許多名賢敢與掄選之列重貽不稱之譏乎伏乞　聖明亟命遞改取進止

三劄

伏以小臣不合此任之意前後劄辭悉陳無蘊而聖意猶不以爲然反下不敢當之　教離明所燭亦有所不逮而然耶奚以臣之不似苟畀重責當遞不遞至于此固臣實悶迫不計固辭之爲惶恐而終不敢自已者小臣非以此任爲苦務亦非遜讓爲美而支離至此也不敢當之心實發於至誠故也夫　元

良輔養之任是何等職責歟實他日 宗社興衰生
靈休戚所係苟非其人其何以當是選乎此非假小
臣辭之固然後方擇實自 聖上所當愼簡豈可以
如臣之無學識德量者猥充備數等閒其任乎至如
中廟之朝則 仁廟聖學已至高明當時講官之責
只在於前說章句而 聖心默識融會不待臣下開
導之助故臣久忝宮僚至蒙禮遇之勤至於今日則
事別前時方今 元子尚在冲年輔養之責不徒在
於章句之末口讀之間而必待薰陶之益浸染之助
然後知覺日開德性可補而方可謂輔養之盡其責

此固不可比同於前日者而 聖教如是益切惶恐
商堪之至小臣自少本無稽古之力柔和之性今此
重任決非所堪况今犬馬之齒已衰昏耄之期已迫
雖或看書旋卽遺忘加以自受兵務以後責應煩多
機事關心半張集字頗不接目心地茅塞又甚前時
日就小人之歸此尤不可堪當者也乞 諒臣終始
誠祈實狀 俯垂憐許特 命改差取進止

請改六條選士之目劄

伏以今者以六條俱備選士且令各道監司給馬上
送其求賢好善 聖念至矣在下者所當將順之不

暇而但令此取人題目太高若必以六德俱備爲准則非幾於聖人地位乎恐難與於此而亦恐有遺於取善無方之義也雖以夷惠下聖人一等其德各有所偏况於後世之士其何能備此全德乎昔者左雄以聞一知十責於貢舉後人以爲偏局公以無求備於一人爲訓會邦古人取士之法槩可知矣彼被薦之人雖其德行果足以應選其所自視亦豈有滿假而自足者乎今世德全之士亦不可謂之絶無但慮名稱太備人懷謙讓不敢自安耳今依該曹所 啓改其名號隨其才學各叙銓内令各道監司敦勸上

送姑停給馬隨後更處何如愚臣所見如此伏惟
聖朝酌以行之取進止
辭領相仍授劄
丁卯春在相位辭免　啓劄并數十上而遂
任玉堂即上劄請勿遞曰老成國之元龜蓍
雖老病　國家所賴而安倚若柰尚今此
詔使之來尤不可無此人云云　上乃允從
特遣史官以仍授本職　諭其意勉出之故
又上辭劄仍授後上劄及　啓辭凡九上固辭總不　允許其年六月受明
宗大王顧命之托能定大策以安宗社世傳其時公之仍授不遞爲天之默佑我

宗社而然云

伏以小臣病老日甚其勢實不堪於奉職瀝血累陳懇辭得解機務公私之幸孰踰於此臣蒙 恩在家憂懼方定之不意今朝 特遣注書諭之以仍任之意辭旨丁寧備至臣聞 命不勝驚惶隕越感激流涕之至小臣自四五年來非但顯發之病斯劇精神氣力日加荒耗雖黽勉在職無以察眼前之事況論道經邦之任乎凡所謂老虎云者乃道德充備年彌高德彌邵之人也小臣少無學問之方徒以假氣頗自矜持及今年老氣力已衰精神昏憒形身軀殼尚不

能自持并與前日所得者而忘之況復能存此心持
此道裁成　國家之務以爲經邦論道之任而當此
老成之名乎凡人之得令譽者過實不似則不喜而
惧反不自安此臣之所以心神竦惧戰戰如有逃而
不能得者也昔趙武有言曰老將知而耄及之盖老
人更事既多則必能知事物之理而常人之無學問
工夫者至老則昏耄尤甚反不能察理故也如臣者
只悾悾一耄夫耳安可爲老成之人乎況臣以衰病
之極不堪效職於　天使之時不得已陳乞情悃
聖意慈恤且念事體　特垂矜察許令閒調臣方退

家仰祝　聖恩而玉堂反上意外之劄其所論者又
皆非臣所敢當之言臣心尤自驚怖不知所以自處
也歷觀前代凡大臣去就皆斷自君心而進退之奚
待於人言而爲之作止乎今臣雖欲就職驚惶之餘
些少心神更加飛越其何以給察於　國事乎況進
退不能自由而爲人束制安敢展布四體而坐乎
廟堂之上爲百僚觀瞻乎伏乞　聖慈諒臣此意速
申前　命許臣乞死之請以遂退休之願取進止

再劄

伏以小臣年已衰甚疾病在身心神昏憒義當辭退

非今已久而罷免之旨者蓋欲少補涓埃到今叅思
蓋甚自料終無以報效反速尸素之譏引分退去庶
爲自知之舉而又不得間隙今則　天使出來而方
在首相之地至於行禮小事亦不得與叅是則本末
俱失決不可在職故敢請辭退自　上素察微臣從
前老病求退之懇設因此機會　許退置閑　君臣
上下之間　仁恩情義兩無所憾而玉堂不諒其義
謬陳意外之劄自　上亦不能盡燭其間以此謂爲
公論而　採納之臣竊恐　殿下以一言進退人物
朝廷取舍終無所底定人心物議終無以鎭壓也微

臣一或有進字退之間事體所損者非細而昨日所陳情懇亦不蒙允豈料玉堂不知臣實狀之一言作爲今日臣身當退之一大妨也臣竊驚焉伏乞 聖慈俯量事宜亟申成命許令老病衰朽之質得保餘死之年上使 朝廷更無賢路之妨不勝萬幸况小臣今日必退不可已之勢不但爲小臣病老而言也設或臣之賤疾私懇雖不得見恤於國人此則微臣平日素無誠款取信於人者自反而無憾矣第念朝家事體不可使苟然於 華使來臨之時者實朝廷不可不念之地也豈可以微臣焉用之賤進退

之故而有虧於 國家延賓莫重之大禮乎我 國
雖曰偏邦亦有 朝廷焉亦有禮貌焉三公俱備體
面甚重今者小臣既以病不得就列右相權轍赴
京未還獨有左相李蕡年踰七十適幸康強少病雖
能奔走彼此然衰老之人難可倚恃者一委得病則
相位不可以假借供應堂堂 朝廷豈可無輔相之
人而禮接 王人榮承 天子之命乎 天使亦豈
不以我國爲無人乎此非等閑事體而不可不早爲
之備者也請更加 三思申臣已遞之 命改卜良
弼不勝幸甚取進止

辭觀象監領事劄

伏以臣聞人君處崇高之位甚尊無對似無可畏者而無畏必亡故敬天勤民不可一日少懈良以此也下民承君君之保民猶當勤而恤之上天臨下下之奉天尤不可以放而忽之故堯舜之齊七政欽昊天聖朝之設觀象謹測候實此意也此意一放其何以奉天奉天之道不外於欽之一字而觀象監於天象測候等事專不用意解弛怠忽莫甚於此竊近來或外人皆見之變本監有嘗然不知之時此專由於本監官員等慢於直宿不謹候察之致小臣方領本監

事常時不能以欽敬之意申警於下人故慢忽之失至于此甚小臣惶恐隕越無所逃罪昔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王法之誅小臣以無知老妄之人冒居上相之位實無羲和之任思慮荒謬處事昏錯不能欽若天道陰陽不和亢旱方極變異之出皆由小臣尸位不職之致請速 命罷臣職以應天變以懲不稱之罪臣不任區區惶怖之至謹述祖宗設監敬天之意近來緣臣致忽之罪敢此自首罪不先及小臣 殿下無以謝天意警後來乞 加譴退勿妨賢路不勝幸甚取進止

辭几杖箚

伏以小臣尸位既久衰病薦至常懷戰懼其勢不可一向貪戀頃者引年致仕理固然矣　聖朝更無可施之典而伏聞今者仍有賜几杖之　命臣不勝驚駭隕越之至臣伏見經國大典內載致仕之臣賜几杖之法不知此法起於何時歷考前史皆無此禮相傳高麗權臣崔忠獻貪權固位欲久執國命年及致仕故別立此禮厥後循襲遂爲成例固非聖王所制萬世通行之法也大典撰集之時亦習見舊例不復釐正謾爾編入耳然大典則猶以爲年七十以上係

國家輕重不得致仕者禮曹啓 聞賜几杖云云此
乃指勳德俱備係安危不得退之臣而言也安可人
人而濫施乎邇來不考本意凡致仕之臣例加此禮
至於迎 恩之日張設筵宴奉禮 中使仍集親賓
榮耀君 恩此則不見於法典殆必 祖宗朝勳舊
告老之日別示 恩榮實出於一時之偶然非後世
循例應行之典禮而近年以來權勢之家將受几杖
則預備宴需飛書於各道徵索於列邑營辦數年役
民膏血務極豐侈然後始行燕禮遂成弊習深爲未
安小臣身既病老義當休謝而反蒙 優禮黽勉立

朝雖出於不得已而冒進強行捐廉恥廢晩節亦已
多矣豈以身老不退自爲榮幸無德及民而剥民之
髓大設遨宴肆於　罷樂後張詩耀於人乎況小臣
頤無勳勞於　國家又乏面折廷爭謨謀獻替不能
爲有無於一世𥙊祿庸庸容默苟且因循流轉位極
台衡得免罪責亦云幸矣安敢擬諸勳賢之列叨獲
非常之禮乎請免几杖之　賜以安愚分設或有
賜乞依大典所載只令該曹備給更勿循襲流俗之
弊不勝幸甚取進止

仁宗大王入祔文昭殿可否劄

伏以今者以文昭殿之事物情憤激皆以 仁廟不
得入 祔爲痛心盖忠義之念根於心而發於事理
固然也臣於乙巳禍作之初爲李芑林百齡等所嫉
惡屢欲加罪而無名可指出臣爲平安道觀察使故
丁未年間祔 廟等事了不聞知其後任滿還京
聞物論藉藉皆以 仁廟奉安別殿爲忿欝其後尹
漑語臣曰 仁廟別祔於爾意何如臣答之曰身在
遠外如此等事不曾理會實不知首末云漑曰我與
沈連源同議以爲 仁廟今當入祔則 世祖當遞
遷矣但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得已別祔 仁廟

以待後日云而我乃遣袞去位連源仍我言建議則
祔而今者物議歸咎連源深爲未安云臣秖聞物議
尋常憤歎與人之共恨者心無異意早晩當一黜正
前日之謬還祔　祖宗之廟者計非一日矣到今
明廟將祔適當機會物情倍前奮發臣意亦以爲然
當於禫後同　祔則事禮甚穩故將物情所同啓
請　入祔旣蒙　聖允而人皆以爲位數加一則
殿內狹隘必須增搆然後可容六　位故又請增修
而言官以爲　世宗遺旨不可增加故又停增修之
擧而旋生作隔之計言者又以爲不可而壞撤四

位唐家通作長家并移作隔欲爲六 位之規臣心
恐怖窃以爲前 殿既不敢違 祖宗遺教而增構
則四 位唐家是亦 祖宗定制遽加壞撤亦無乃
未安乎盖於定制之外曲生他計故事事苟且耳臣
以迷劣之人謬當 國鈞當臣之身遭此變禮率意
改作輕變 祖宗之制只增恐懼至於寢食殆廢平
時泛泛不曾深思事到面前罔知處變之依宜要考
列聖故典請出春秋館謄錄取而觀之則當 世祖
祔廟之時以爲 世宗創立文昭定之爲五室不祔
恭靖只祭四 親云 成宗祔廟之時則曰 世宗

始建文昭原其昭孝之心不能遍及於群廟之　主
故前殿後寢五室而止特爲　高曾祖禰四親而設
而　太祖始建國之君於義不得不首奉也云其於
四親不可遷五室不可加之說則如出一口矣又考
五禮儀　宗廟則曰兄弟同昭穆共一位而文昭則
只曰昭二位穆二位而更無共一位之文此乃　世
宗朝撰定之禮也臣之老妄以爲　世宗立原廟倣
宋景靈宮之意而又不盡從其制以　意酌定之不可
以常禮求之者也臣將是意與謄錄之事而　啓之
則同僚皆以爲如此則大違物情必招群議不可爲

也臣則以爲今者 主上新入繼統於國家典故皆
未諳悉而況 廟制一事尤爲 國之大事吾輩在
位豈可使 上不知本末而自下束迫而爲之乎是
不可不 啓也同僚不得已從之今日之事皆臣主
張非他人之罪也臣雖至遜至劣然豈無一毫如人
之心乎其於 仁廟入祔有何憾焉其不入 祔有
何欣焉以情而言則不忍之心臣實倍他何者昔臣
爲 仁廟東宮時僚屬講讀書 遂實踰三載日承
三接繼以夜講當時 禮意之勤顧問之 寵無與
臣爲比者受 賜梳櫛至今猶儲巾箧晨夕擧玩未

嘗不含淚而如奉 龍顔也抱此無窮之痛而生此
不得已之見者蓋拘於 先王之制而有處置之難
故耳人情不遠豈有他意乎今乃謂爲悖謬指爲蹉
惡或謂偏見臣本愚妄老而加耗當此醜詆者非臣
而誰自古議禮之家有同聚訟互相詆訾至欲相斬
者有之自是常事臣何敢憚此而不盡底蘊又何敢
嫌忌衆謗而必萠怨嫉之念乎第曰 太宗之待
恭靖云者不得不辨蓋立文昭享 祖宗者非 太
宗而乃 世宗也至於 文宗則其間固有可議之
享然當時之意非無其例而構虛創出也至於繼統

之重則當在 宗廟而不係於文昭也故 恭靖文
宗其於 宗廟尊享如禮至於親盡而祧遷耳文昭
實爲原廟之謬制固無輕重於有無而 世宗特因
一時之情約爲四親之切而建之耳然臣之本意亦
非欲 仁廟之不祔促以壞撤 舊位爲未安而欲
於 舊位作隔而 奉之也適承 下教仍 奉安
延恩未有不可云臣仍伏念增構不可作隔未安壞
撤不敢且今雖入 祔慮於異日或有徑 遷之患
反覆百計未見穩稱不如延恩之爲安且久而差勝
也 延恩雖曰別殿實與文昭無異 祖先所在

主上親祭之地故安以 上敎爲當而回 啓矣愚
臣之欲守先憲群議之欲其陞 祔要之意不相悖
也今者物議朋騰至於草野莫不憤發人君所恃而
爲國者人心而已人心洶洶如此無以寧靖臣實惧
焉乞 依臣前請 俯從衆情以安一國不勝幸甚
臣義當詣 闕陳達而方在衆駁之中不敢擧顏而
出敢以劄進伏惟 聖鑑速賜明允以慰人望臣不
任區區之懇取進止 按此劄意公亦嘗以作廟之別祔爲恨 啓請增修殿宇
以爲入 祔之計則言官以爲不可增修 及考得建立本意則只祭四親云故目而入
啓而言官以增構作隔壞撤俱以爲不可則別祔之外更無他道而當時物議猶以別

祔爲非謗言朋與攻公太甚公不以人之謗
已爲嫌只明其所以然之理必無相較之色
其用心之公和平無我之意有足見者矣若
非天理之公流行於彼我者固不與於此矣
然當時之人不能深究於立 仁廟之本意論
議交騰草野紛紜者豈非 仁廟乃吾東方
盛德之君也人有沒世不忘之恩故不計廟
制之如何爭以不得入 祔爲恨而論說之
洒洒如此公反以人心之不靖爲懼以依前
所 啓亟從群情爲請而且以人君爲國人
心而已眷眷陳戒公則可謂得爲邦之本宰
相之體矣且公之本意則可見於當初獻議
之 啓而本 啓詳見於退
溪年譜及公之遺稿補遺中

請釋乙巳己酉之獄且請從祀劄

伏以臣伏見白仁傑上疏至於 聖學做工之事招
賢委信之道此皆輔導 聖躬措世太平之切務唯

在　聖念省察而篤行之如何臣不敢復議於其間
而只自不曾若自口出而已矣其餘陳弊則皆方今
商確講究之事此乃有司之務不須更煩　聖聽也
觀其大意則在於欲昭雪乙巳己酉之冤枉及配享
先賢於文廟耳乙巳之獄實多冤枉可議之事然在
今日輕議爲難故臣等至今不敢輕發而其巧誣冤
痛在所必伸唯在　聖上公聽快雪之耳至於己酉
之獄則尤爲冤枉無形極矣當時所執問者非鄉村
無知之人則年少童穉之輩而爲要功生事者所誣
枉又被權姦欒禍酷刑之毒欲緩須刻之痛牽引誣

服遂陷大逆之罪追言至今誠可痛切今者幸覩
天日照臨幽魂枉魄望雪之痛有甚於初死之日感
召天變理亦宜然至於從祀之事仁傑之意指趙光
祖而言光祖之從祀文廟果如仁傑所論然臣則以
爲以道學之功言之則不可不并祀金宏弼也何以
言之吾東方自羅及麗文章之士彬彬輩出然義理
之學實自宏弼啓之也宏弼生於我　朝絶學之後
始慕聖賢之學盡棄舊習沉潛小學不求聲利專務
爲己篤行十年一動一靜必蹈禮法存心持敬三十
餘年眞積力久道成德立身爲度而聲爲律不幸身

遭亂世險禍之際從容就死雖不克有所施設於世而其中之所得益驗於此至於誨誘不倦使我東方之士知有聖賢之學實此人之功光祖亦曾受業於宏弼之門踐履篤實知識超詣實東方間氣之人也自宏弼遭禍之後摧残傷壞之餘士氣墜地學問蕪昧莫知趍向光祖乃復倡明小學之道指示學問之方扶植世道至今儒學之士粗知向方免於醉生夢死之域者實由於光祖再振道脉之功也以此言之則非宏弼首倡道學之功則光祖無所師承者矣非光祖繼往開來之力則宏弼之學更無所傳於後者

矣而人道學之功實無前後之別在今崇報之典誠
宜並行不可獨舉者也　聖教以爲乙巳己酉等
非今日所當議從祀文廟不宜輕擧臣伏承傳　旨
誠不能無惑焉昭冤雪枉誠有國者之急務尚賢施
報實右文教之大關故臣忘其固陋敢此詳陳冀其首
末冀欲　冕旒之聽從容觀理以爲　省察之地
勉行之所伏願　聖明留神而採施焉取進止兩賢道學之功爲吾東百世多士所宗師從祀文廟之擧在所必有而人莫有倡導而發言者至如白仁傑之疏只擧靜菴不及於寒暄先生公始倡此論而劄請之雖不克見從於當時厥後八方多士聞風繼起者實因於公之此實而啓之然則兩賢從祀之論公實倡之公則

可謂有功於衛道矣公以莊毅之性純明之質自少師從於從兄灩叟先生而先生與靜菴相友善講劘理義道學相齊故公早從灩叟預聞靜菴性理緒論學有淵源大有所造而居常立朝與人之際切未嘗以學自露故人莫有知之者而以措諸事業者及此請配兩賢之劘觀之則非親炙實得之見好賢樂道之心能如是乎公之早春詩有曰已解寒威驚節換還欣生意與春蘭益可見王樂之獲於心而無待於外者矣穌齋先生常歎曰當

之學衆皆云云公聞之厲聲亟焚其錄勿令主上迎入之時學龍皆望其當有策勳更發此言其事遂寢公之平生處功利常若浼陷大事合於義者此者非素有學問之功操履之篤者不能與於斯矣若先生者可謂知公矣

請伸寃討罪削勳罰

明宗學幼冲嗣位元兇尹元衡以肺腑之親與姦人李芑林百齡鄭順明鄭彦慤等結爲腹

心虞植徒黨煽亂熒惑連年構成大獄戕害
善類及嫉於已者誣以爲道自謂有衛　社
之功圖錄僞勳其爲病國害人之禍憯不可忍
言人心之共憤者久矣今　上即位之初爭
欲即請伸討之擧公曰　主上以幼年新承
大統未請於　國家是非人心去就之知何
且上有　慈殿今若遽論先朝大臣及戕
令布置而及波然羣起並爭有若乘時力勝
世憤者然則不但事涉未安而未易回天
反爲不平者輩投其隙而乘之則翻覆之患
亦不可不慮姑待　主上臨御日久於人情
世故諳熟明知且　聖學高明燭於天理人
心之分然後從容開導不可暴發而驟論只
宜先將淺露易見之究若干條啓請伸理
一開其端則納有自漸之漸事有水釋之勢
終無不得請之理云而號論於在廷大小強
止其驟發之論　至於論議既發之後雖率百
官不爲違日伏　閤之擧者公只元老重望
新承　顧命之託見　上嚴憚欲以事理從
容委曲開悟　聖聽而已不欲使　新君生

疑於引羣僚強要之舉者然而衆皆不識於
此多有欲急慨綏之意而莫非公之熟慮者
也公嘗私謂人曰　主上新自藩入今此伸
討之事乃　朝家大舉措而且涉　先王在
他人猶不可遷爾催急當吾在職之時尤爲
未安自可徐徐不可東迫而爲也實此意也
厥後踰年先論丁未巳酉之獄繼　伸乙巳之
究皆其事序淺深然也其伸討罰　啓辭終之
若凡百餘上而公皆自製此其十分一也詳
說於羣兇構誣之情狀譸覆於天理人心之
可畏開闢備至而當　初自　上猶有不然之
色屢下嚴峻未安之敎　公竭誠力陳盡其
底蘊然後　上意頗悟且欲重於公者素矣
故終乃　允從使九地枉死抱冤之魂得蒙
昭雪之快亥兇罔上羅織之罪咸服討罰之
典舉國人心從而大定此當時莫難莫重之
舉措而因公得伸大抵公之臨事相勢屈伸
以合於中者每如此故舉無所失而能安
社稷以服人心世傳　明宗朝元衡之誅非
公則未必得從今　上朝伸討之舉非公則

亦未易得請真確論也所謂爲吾東相業之首者據此一事亦可想爾○公凡章奏間常不起草口號成文故家無遺稿之儲今玆所錄若干篇亦皆因人傳寫裒集中出故文字或多訛舛且公之所著傳於世者以此之故亦如是不多云爾

伏以臣等伏見人情物議今日削勳雪冤之事久鬱之憤待時而發不可抑遏日久月積未有斷止之時上自 朝廷下至韋布民庶萬口如一不謀而同蓋當時之人目見冤枉慘毒之禍心會悲憤不敢吐出今遇可言之秋一開其端舊日不敢言之心一時並發故義理所在人心同然也自古爲國必循義理然後治安可保若不順人心無義無理則國勢何由而

立乎言者皆曰危亡之禍迫在朝夕此言似過然若不恤人言不從公論義理喪盡善惡無辨則衆心解體人無樂善之興士懷趍利之計駸駸然入於棄善圖利之域古人所謂無功而受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今日雖未遽至於危亡而危亡之禍在其中矣 聖教每以爲 先王朝已定之事今不可追論臣等固知 聖念孝思無窮綣綣於 先王之政不忍以人言遽爲變更也然帝王之孝當以善繼善述爲大故堯朝四凶至帝舜而竄殛之後世不以堯爲不明而舜爲負堯三代聖王之政亦皆因時損益夫

嘗徒守一揆至於天地之化猶有所不足則必待裁
成輔相然後乃有全功歷觀前代帝王之事先王之
政不能無弊必待後王之架補過者損之不足者益
之損之益之與時宜之然後增光前烈垂裕後昆故
先王之誤嗣王改之嗣王之誤亦後王改之善善相
承知天地之化生不窮故能扶植國脉綿永祖業或
六七百年或三四百年而無危亡之禍也若不辨是
非而惟知先王之政堅執不變之爲宜而膠瑟守柱
（或作株）終無變通之道則否塞痞隔終於魚爛而已昔
宋哲宗指安石惠卿變亂之法謂爲父皇之政已有

紹述之志宣仁皇后以爲大慟而終不覺悟卒召覆
亡之禍千載之下可爲永鑑伏願　聖明察姦兇擅
弄誣罔貽禍　國家之迹體　先王矜非本心而終
有悔悟之念　鑑哲宗以兇邪之變亂爲父皇之政
而卒致亂亡之禍　惕然改悟　特賜俞音以答群
情仍亦如臣不才輔臣以答天譴以安　朝廷開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不勝幸甚取進止

同上

伏以爲國不一其事而莫大乎得民心爲治不一其
道而莫過乎順民心民心之向背而天命之去就判

矣古昔帝王兢兢業業皇自敬德不敢遑寧者惟恐
其咈人心而失天下之望也近日以來　朝廷上下
將仲究削勳之事執奏爭論幾將半年　天聽愈邈
人心日激譬猶癰疽內結不至於潰裂則不止臣以
老妄迷謬之人冒處百僚之上不能以情勢論止之
又不可以義理開曉之徒懷憂懼之念日復一日不
能已已　先王幼冲同未在位之時群姦竊弄熒惑
萬端之狀諸臣章奏畢陳於　冕旒之下其於　聖
衷固已洞察而無疑矣臣不敢更贅但今日見物論
囂然人心騷擾無有寧靜之期臣不勝憂懼之至謹

將老妄之見冒瀆 聖聽焉 殿下固咈群情堅執
一德者只以 先朝之事不敢盡革同盟之勳不敢
追削而已肆惟我 先王光膺景命靈承大統如青
天白日萬物咸覩其 敬天勤民之實好賢樂善之
誠此則 殿下之所當觀法慕效遵守而勿失者也
若其熒惑 幼君芟刈善良廣植徒黨圖錄僞勳者
此乃一時姦兇濁亂擅弄之事所當灑滌蕩盡以洗
先王羞辱之恥之不暇豈可留穢青史垂諸萬世乎
在後視今者其謂我 嗣王能蓋 前愆而繼 先
志乎其謂國有人乎革去姦兇誣罔之事而已焉得

謂盡革 先朝之事乎且所謂同盟之勳者古之帝
王有同心同德之臣或經營於草昧或翼戴於艱難
及其龍飛之後追思弘濟之效功銘鍾鼎誓昭帶礪
福流後裔與國同休不敢輕易毁削者爲此故也然
或犯罪觸憲則誅夷削籍者代有其人其在我 朝
大功大勞之臣追削勳籍者不一而足苟有罪戾則
同壇歃血有不足恤耳况玆所謂衛 社之勳者擧
全體皆屬僞而罪惡又有如前所陳者則削迹（或作籍）
而剗除之又何致疑於其間乎或者以爲犯罪一二
之臣削去勳籍則可矣至於削盡原籍則無乃太過

乎臣以爲一二人有罪而削籍與千萬人有罪而削
籍莫不討歃血之事則固無不同也安可旣謂之虗
僞旣謂之罪惡而猶存其籍使之枉享其勳爵之榮
乎安可以　先朝歃血爲嬿而不削姦兇虗僞之籍
重貽　先王見欺之羞乎今也蒲庭縉紳豈皆非
先王之臣乎又豈其不忠不義無禮無理有不蒲於
先王而故爲此譸譸欲有損毁於　先王之德乎誠
欲以　聖明之世幽寃不可不伸雪姦兇不可不追
討扶義聲而培善道正人心而慰人望脫　先王於
汚辱之累植　國脉於無疆之域也昔唐德宗旣寃

盧杞後欲用爲大州刺史諫官袁高陳京等論執固爭 上怒稍解謂宰相李勉曰與杞小州勉曰陛下欲與雖大州亦無不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爲澧州別駕夫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惟意所爲人言似不足恤而德宗庸暗之主猶懼失天下之望竟允高京等之請蓋以人望既失則人心日離雖或俛首趍走於威刑之下而其心不服爲亂則易故也今者人言藉藉物議洶洶日月已久迄可少止而愈去愈甚 殿下拒之益牢而人言發之益激當此之時 殿下宜思帝王大孝 俯順人心慰恱人望以安 宗社

以靖 朝廷而乃 牽聯宦寺婦人之仁不能 毅然斷以大義綿引日月使人心日沮人望日失耳目之官旣廢所司不成 朝廷之體而後來繼之者將復紛紛憤鬱之極何事不有至於街談巷議流傳惡語有所未安於聽聞者竊恐滴滴不已激成意外之患終使 朝廷不安其爲後日之悔何可勝言方今變異百出人心日乖上觀天象俯察人事不知有何等變故而至於如此耶臣本老病之身爲公議所迫不敢安處俛俛扶曳出入 闕庭五六日之餘眼不見物唇生腫毒顚仆私室不能匍匐詣 闕仰違憪

黙之懷而敢此陳論臣非敢故爲危語恐動 上聽
以冀必從也竊伏念委巷目有所見耳有所聞私憂過
計未免杞婦之念懷不能已仰聒區區伏惟 聖明
察人心得失之機 念國步安危之計 與道消息
弭禍未形不勝幸甚取進止

同上

伏以 朝廷將伸雪寃枉懲討姦兇之事交章 上
請庭立面爭將逾半歲而臣等之率多官啓 達者
亦曰公論之憤發勢不可抑遏冀速回 天欲以安
朝廷而 俞音久閟人心轉鬱 闕庭喧鬨非獨臺

諫廢其耳目百司庶僚皆廢職務下至外方文移詞訟公務及凡急期勾當又皆廢閣於度外至於各司典僕胥吏皂隸奔走長立無休暇之隙而臺諫皆莫之顧惟以不得其言則去爲重而無有了期物論猶欲臣等再率百官再叩 天閽玆者政府六曹咸伏閤外 啓陳誠欵 上天幽默反蒙 嚴旨物情猶尚未已將期獲 俞音堅欲更率百官俯伏不退臣乃宣言曰 天聽難冀而三公六卿群伏 明庭喧徹于 内有若危亂之世已爲可懼而至於再率百官尤爲 朝廷變禮豈可數爲此擧乎况論事當付

之言官而時助其不給而已宰相安得與臺諫並立長伏於　闕庭以虧體統乎姑冝斂退以觀臺諫之去就而更爲行止可也群官面從噤嘿而退於是物論蝟起交譏于臣咎其不能力爭遇事退縮臣之一身爲公論所不容無足言者第有老妄之見未免杞婦之憂敢露肺腸冀悟　聖神惟　聖明勿以爲迂枉而加　省焉臣伏見近日公論久鬱人心益憤朝廷之上閭巷之間至於村野愚氓莫不以幽寃未雪奸兇逭罪尚帶勳籍爲寃爲悶爲痛慘慘焉忿忿焉遑遑焉如怨其私讐如憐其親戚如急其拯溺惡

語危言無所不至是孰使之而然又孰誘之而發乎蓋其當時寃枉之痛姦兇之毒染人耳目入人心腹其哀痛之心怨嫉之念愈久而愈甚不能自已而然耳雖然臣竊以爲駭異者凡君德之闕失政事之違則或有可諫可論者則彌縫而匡救之論執而矯正之至如容諒而受之採擇而行之則在君上明暗從違之何如下無所容其智力於其間者今也言而不入繼以章疏章疏未已綿以日月下至愚夫愚婦怨詈恠罵不知自已不可諭而止之又不可威而禁之臣未知遭不諱之　朝有所恃而然歟將人心之憤

無所洩而然歟此臣之所以爲駭異而竊自憂惧者
也臣之前劄所陳滴滴不已激成意外之患者其意
正在於此也深恐 聰明有所不及過 聖而例視
之故今又縷縷不已敢畢其說焉昔者黨禁未解而
黃巾亂作劉晏寃死而藩鎭稱兵朝廷處事得失係
人心治亂古今之明鑑也竊見 國家厄運連仍前
歲失稔今年又旱民無自贍之計官無可救之儲荷
擔而立目動而行盜賊之發直須時耳已聞諸道流
賊間發非特刼殺剽掠之比威行村落公然取物自
供云明春饑饉之甚四方蜂起勢所必至則未知國

家將何以弭之乎然此猶狗偷鳥合似不足深憂而姦雄之傑黠者若指以爲資竊發嘯聚知人心憤鬱在於此事或以伸寃討惡爲名則只此一事適足爲姦雄藉口之奇貨念及於此臣不勝膽寒　國家運祚靈長非蝃蝀孼芽可梗於其間也然其一時之患則不可不慮也昔宋光宗不持孝宗之喪舉朝羣臣奔走惶懼者盖恐艱難之中姦賊藉爲口實敵國舉此聲罪也今者人心之不順至於此極連歲之凶饉又甚於此時盜賊之興行已有其萌老妄之憂竊或有類於宋人之慮也古人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

愛者其國危方今天變百出人心萬端不知終有何
祥耶臣寒齋獨宿夜不能寐老妄之念耿耿于中已
非一朝而此等意思不可宣露於稠中亦不可形之
於章疏盖恐此言一播則只以啓姦孰邪心而非消
禍未萌之道也故謹爲封劄密啓以 聞助 聖念
觀理之一端焉臣將荒亂無形之言仰瀆 聖衷非
不知觸忤 天和而心有所見不敢自隱輒陳危懇
言而獲罪臣所甘心惟願 殿下潛察黙運勿露此
意於形迹 與時推移以道消息徐宜封下史局以
備記注亦使後世知當時憂 國之臣有知此者不

勝幸甚取進止

待罪辭免劄

伏以小臣近日賤病不得與同僚一時 啓事臣罪益大臣病伏私室收拾閭巷所聞又將私憂過慮妄有瀆論至蒙 下諭有不堪當之辭臣不勝惶恐毛竦之至臣本蒲柳先零之質素非柱石 廟堂之器持祿容身因循轉輾位至台司不能撥分勇退渰然若固有之罪固不容於誅矣此其臣之罪一也伏見方今人心益偷習俗日荒數十年來天災地孽無歲無月無之良由獄讞未得冤氣横結上干天和下發

俗習而然也　新政之初必須滌去舊染盡幽枉
然後和氣可届　聖化可興故自　即位之日人心
顒望士論憤發微臣愚計以爲乙巳之事鍛鍊姦巧
雖皐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偏聽已深雖　聖明
臨之猶未易釋然于中此難可以口舌立談而開
悟也故不敢遽舉其悉僅將十餘人之非辜而論
啓之或名用或伸雪微毛其端厥後輿憤日甚雖兒
童走卒皆咎臣沮抑公論臣猶帖耳堅忍適於今歲
春夏旱灾太甚物論尤激皆謂在相位者知奸凶情
狀知士林冤枉而不爲伸討致此變異也臣亦無辭

可辨猶慮其大根柢大禍本則必待　聖上臨御日久人情世故　請熟明習然後從容而　開導之未可暴發而驟論之故先將其淺露易見之寃　啓請伸理一開其端人心之憤鬱而未洩者繼發咸激如江河之決不可橫截當此之時臣雖欲力止而捄遏之此固人心之所同義理之當然無由可遏不惟不能遏亦不得不與之同論也緣此言若有所遷就事若有所力登反類弛張而眩弄者以致　天意未能永釋至有變覆之　教此皆由臣料事失當之致此其臣之罪二也臣亦自悔此一事陳其本末請其伸

誅不得蒙 允則斯可止矣而今將半歲如木益深
如火益烈不能自已豈非是非好惡根於天性自然
而然也臣雖有未安之念不能固止人亦問有知其
未安而不能自止者此則不可家喩戶曉而禁絶之
上貽 聖心應答費辭之勞下生 朝廷騷擾不靜
之患而莫之能救此臣之罪三也臣老妄昏愚顚仆
盲聾處事顚錯應接乖方羞 朝廷愧萬目妨賢尸
祿冒進不休此臣之罪四也臣負此四罪遭難處之
變無德望可以鎭靜無智慮可回人心無至誠可動
君聽安敢頃刻靦然在位以汚 聖治以負人望乎

請亟 命遞臣職改卜良弼以慰羣情以安 朝廷
不勝幸甚取進止

辭領相劄 壬午年○以此事上劄辭免又以啓辭固辭啓辭則在啓辭類

伏以小臣受由調理已淹三朔年老氣衰病無差復之期戀 闕潛然身貼寢席窃聞頃日經 筵官所啓有以自 上接遇大臣禮有不足指爲小臣曰此引疾求退之語臣聞來不勝驚惶隕越之至臣實老病此言奚爲而至哉臣病雖未差聞此震惧力疾詣 闕強爲肅拜謹拜手稽首以言曰臣之病老丐閑非自今日始 殿下所已知臣何多說以辯之小臣以

三朝遺滓循默苟容致位上相遭際　聖明恩眷益
隆感激策勵灰身圖報未得死所身與　國家義同
休戚誓心天地以圖終始而第以年迫衰朽又嬰疾
疢常恐身先朝露未及見　德化之成每切悲感之
歎不意人言反出於情慮之外者至於此極也臣非
知山林高蹈之士欲試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者也安
敢視禮意勤衰而自重其身高舉遠引以速要君之
罪乎小臣年已衰謝百疾交發尋常在家雜症迭出
或腹痛腸滑或頭疼眼眩或腰脚拘攣頃刻之間變
化多端不可名状在公在家身無安適之時皮肉尚

存寧當不計死生勉力隨班但念身罹痼病耳目聾瞽手足痿痺困乏不支出入起居不得自由而冒進不休扶携顛仆於百僚之上殊非具瞻之儀亦豈朝廷養廉恥之節之義哉況臣貪戀　恩寵老病不退久妨賢路則才德抱負之臣何時登庸展經濟之手措太平之業乎伏惟　聖慈洞照老臣情悃　許臣辭退不勝瞻天望　聖懇乞之至取進止

答日本所要可否劄（劄在相位既遞後杜門之日）

伏以臣病伏私室伏聞朝報日本書契修答之事命依臣議爲之臣畧此痼疾老不運身眼又損明不

能見物禮曹郎官只書三議可否而來言之臣不得見書契首末又不知 朝議可否漫將老妄之見只據義理事體而獻議初不料 天意誤從末議遽命修答也臣聞來不勝惶駭隕越之至恐臣耄昏所見或致違誤於修辭故將未盡餘懷仰瀆 天聽以備採擇之萬一焉夫薺浦開路之事其利害弊端前答已盡想應詳悉而彼乃要請不已必欲便於已而妨於人此豈隣好誠信相與之意又豈君子恕已之道哉况釜山開路之後彼國使命連絡不絶未聞有路險見敗之時此則斷不可許也至於八船造給圖

書之事似非大妨於我從其請而許之未爲不可但
當初廿三船之請有司考據不詳只以諸冊名付之
人許之矣其後彼書再來再加考閱則五人之名亦
在諸冊之中故從其請而亦許之其餘八人則諸冊
名無反覆披閱並無所存故請之不已而再三不許
矣若欲以詐設相識則在我異國五人存否雖以名
無答之可也而又據諸冊隨其考出相繼輒許我
國誠信之意於此可見而彼乃不信反以物無後肩
爲談並其八人而強質不已是豈與國相諒之意哉
至於馬島爲州涵我卵育之 恩已非不細而反自

侵擾我境　先王怒其如此更定約束減其船數厥
後哀請不已　朝廷憐其飢困漸加三十船之數定
其大中小之制　愚亦不少今也利於受料干請國
王欲皆大其船制此輩在於彼國其船之大小固不
關於彼而累請不已者彼必牽連下人之請不能禁
抑而然矣以此言之則八人圖書馬島大船皆不可
輕許而受其嫚侮也然彼乃島中卉服之類不可以
禮法約束之當涵容羈縻而不絕可也故　先王待
此之類未嘗截然而斬斬也臣聞之邊上之人馬島
之船雖有大中小之別三十隻之船非必一時偕來

也或托告變或稱陳賀巧爲名目陸續出來者皆以
大船爲名冒受粮料爲邊將者亦牽於請路之多少
倒以大船馳報故六七年來未有中小船出來之時
臣於前日來請之時以爲彼旣每以大船出來欺我
以可欺之方與其每被欺侮給其准料而莫之防禁
也寧欲快依其請以副其願開許大船之料則在我
所費等而給料多少之權實由我出庶幾慰悅其心
牽綴化外之類而 朝議反以臣謂被其欺侮非議
不已故臣於今日恐懼竦縮反不自是不敢獻議耳
然 先王待彼之道不較曲直只相依從者其意有

在焉今欲懷綏遠人之情則於大船及圖書之中量
其利害輕重而許其一焉則庶幾不孤其望而在我
得洒容之道矣往在 中廟庚午年仍島夷反亂絶
其和好而其時日本爲對馬請和使僧彌中爲來懇
請至於六七返 天威未霽終不 許其請當時臺
諫侍從皆以爲不可許和而相臣成希顔獨主和議
經 席之上諫侍之臣面斥希顔至比秦檜而希顔
終無怒意力請不已宰相有識之人多附希顔之議
反覆陳說 中廟始許通和而減定船數此乃 中
廟即位之五年也自是邊圉寧靖垂五十年士卒安

賑邊氓耕鑿無非　中廟之賜也向在乙卯年又生
變亂而到今僅得寧息者又十六七歲矣今復自生
猜計欲作釁端其情可知矣伏願　聖明廓帝王包
荒之量法　中廟長遠之慮擇其可從而許其一焉
以全隣好以銷姦萌臣不勝老妄之懷臣久病精昏
眼又不見不足以議　國家大事竊恐仍臣之議致
誤　國事故更獻未盡之意惟在　聖鑑少留三思
乞下臣章啓令諸臣更加商確從長議處使無後悔
而已取進止

貼黃於獻議　命下之日即具此劄而趁起

不敢上　達矣至於今日竊聞諸道路客使多發橫逆之語副价懷憤發劒至欲自剄不待使事之完徑自先去狡譎兇悖其意叵測竊恐狙詐之變何事不有老懷耿耿不敢容默倩人書寫獻此瞽說伏願　聖明留念焉客使在館處或宣露敢此封章以　聞

遺劄

公自壬申夏疾甚已令却醫而語予曰天祿已終豈可服藥延生乎至逝日語予曰病將不支矣余欲責一言其草之一言之後不復加點乃謂曰梦詞中惜徃日諸篇古人謂臨絶之辭顚倒踈鹵文雖如此亦何傷乎餘無一言及私屛退婦人臨終精神不少爽命遷

五寢東首乃卒劉入有教遺承旨問疾復
有所言乎至則已逝不及傳 旨時朋黨之
萌已甚於縉紳間將爲國家難救之患公
常察之熟而憂之深故至發於險終貢忠之
言其憂國之識識微之見可謂遠矣一時
挾勢醞釀此禍者挾憾既久又惡中其情狀
纔及屬纊怨掌爭抵謂爲小人倒爲傚出朋
黨無形之說眩惑君聽反說搆誣欲掩其迹
三司交攻無所不至至於專疏巧搆罔極其
說欲伸其私憤者亦有之幸賴 聖上照燭
皆不得售其說心國論終底于定之此則天
道之昭昭者耶當時判書吳公祥于朝京道聞
論公之報有詩嘆曰功在宗祊澤在民能
全終始獨斯人不待百年公議定是非何累
施中身雖在衆咻之中亦可見公議之不泯
追其後十數年朋黨禍起果如公言爲國
大蠹終不得自掩於幽隱欲掩之中厥初攻
公者果何意哉禍起之後自 上有教曰其
臨終獻忠指上下皆有病 痛乃憂國誠心使
朝廷自底和平之意也 上之追服公之先

覘者如此

伏以入地臣某謹條四件仰瀆身後之 聽伏願
殿下少霽察焉一曰帝王之務惟學爲大程子曰涵
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 殿下之學其於致知之功
恐過半矣涵養之力多有所不逮故 辭氣之間發
之頗厲 接下之際少涵容遜順氣象伏願 殿下
於此加功焉二曰待下有威儀臣聞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威儀之間不可不謹也臣下進言之際當 優
容而禮貌之雖有違拂之辭時露 英氣以振讋之
不宜事事表襮 高自賢聖以示群下如此百僚解

體救過之不贍矣三曰辨君子小人臣聞君子小人自有定分不可掩也昔唐之文宗宋之仁宗未嘗不知君子小人而牽於私黨不能辨別而用之遂致眩於是非朝廷不靖苟君子也雖或小人攻治擯而用之勿貳苟小人也雖有私意斥而去之勿疑如此則安有河北朝廷之難治也哉四曰破朋黨之私臣見今世之人或有身無過舉事無違則而一言不合則排斥不容其於不事行檢不務讀書而高談大言結爲朋比者以爲高致遂成虛僞之風君子則並立而勿疑小人則任置而同其流可也此乃 殿下 公聽

並觀務去此弊之時也不然終必爲 國家難救之
患矣臣切於責忠而臨死錯亂言不盡意取進止 公扵
七月七日臨歿進劄後十九日朝講時李珥
亦以反覆小人左相洪暹進啓曰指
人以朋黨雖似未便然李某與臣同朝最久
平日以君子自處性又剛方識見偏高今不
可謂無學問憂國一念至死不變今若指
以小人亦不服於地下而世人以某之功德
比之韓富矣及三司交攻如沈相公喜壽趙
令人廷機諸人亦多立異而金清陰尚憲輩
趙公墓碣曰李相某臨歿遺疏言朝廷有
黨之漸時議深詆僞多非倫公進曰某言
過出於憂國無他賜謂之小人則何可服人
心乎終不雷同云李芝峯晬光類說亦曰李
相國以老成持重與後進相左見忤於時辛
後謗議未息吳判書祥詩云云至今言相業
者推公爲第一吳之言信矣申象村欽亦城
錄又曰李某以顧命元老受遺[illegible]立[illegible]然有

大臣風采朝野倚以爲重除終有遺疏指論
時事以爲將有朋黨之漸新進士流禍不及
遠至上章請罪不遺餘力極口詆訾而宣
廟不從不十年某之言乃驗人益服其先見
吳判書梓詩云云世傳誦之以爲知言云詩
人林白湖悌亦有忠言一劄推先見之句並
詳見公遺事及
行狀附錄中

東皐先生遺稿卷之二

朝日上東嶺烟霞生戶牖
不知山外事閒坐寫斛斗
井水林逾爽爭必吏政新
內藏山有氣應自識金銀